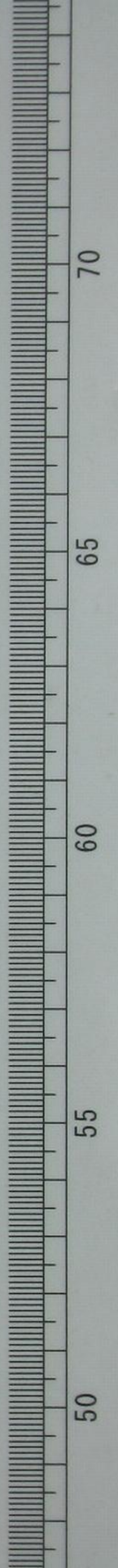


頁

卷二
十一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6
20



文庫 17
W136
20

杜詩詳註卷二十三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湖中一作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唐書揚州

廣陵郡屬淮南道公追酬高蜀州人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扶又切

首敘送別之情。後漢晝范丹別少壯樂音洛難得歲寒

王負日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遭亂實漂泊濟時

心匪他湯河切會音層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此敘彼此心緒歲

玉壺比敬之氣豪而識精遭亂濟時言已之歷世而才練皆所謂心匪他也下二亦用分承。○盧諶詩綢繆委心自

士寺羊主

卷二十三

010185193328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王岐子吉唐氏寄贈

同匪他西京雜記高帝斬蛇劍琉璃為匣十二年一磨
 瑩刃上常如霜雪開匣拔鞘光彩射入樂府清如玉壺
 冰 秋晚嶽增翠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末
 送別景事 上二湖南秋景下二廣陵之事 杜臆本言
 淮海訪知己騫騰莫蹉跎只互換兩字不惟調協亦且句
 新 此章首尾各四句中間八
 句○浮淮賦驚風泛湧波駭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音里一作澧誤

觀省鶴注當是大曆四年冬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肯作致從杜臆舊作置書

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首

殷六省觀三四蔡筵送行五六別時秋景七八別後旅情
 黃生注公前有送侍御四舅之澧朗詩疑即致書於此
 人五羨殷六悲已景中却有寓意○潘岳閑居賦壽觴舉
 慈顏和 望遠遊謂親望子歸用論語遠遊字 前漢陳

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座輒關門取客車輪按井中
 有意不得去 世說殷羨為豫章太守將附書百首函悉
 擲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古樂府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圓胡不
 歸 潘岳秋興賦庭樹撼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衣蟬嘒
 嘒而寒吟兮雁飄飄而南飛 江淹詩碧樹先秋落得
 淹留聊避寒也楚辭
 九辯蹇淹留而無成
 新安黃生白山曰公欲託殷寄書詩故歸重於殷蔡侍
 御則安頓在投轄句中與他筵送客詳主畧賓者不同
 此古文敘事
 輕重法也

別張十三建封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舊唐書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於

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
 不樂職輒去後為徐泗濠節度使 杜臆觀詩意張
 蓋應韋之辟不樂就
 職而去公與之別也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音現尚躡踏秦

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首敘開國勳臣

為下文張本。此以裴為賓劉為主。前漢司馬遷傳贊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

隱惡故曰實錄唐藝文志高祖實錄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齡監修太宗實錄二十卷敬播顏骨撰房玄齡監修

天造草昧謂草雜暗昧之初劉文靜傳大業末為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文靜見太宗謂寂曰唐公子非常

人也因與定議起兵通鑑大業中高祖鎮太原時劉文靜為晉陽令裴寂為晉陽宮監見天下盜起知隋必亡首建

議舉大事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遂起兵汾晉蔡邕光武清陽宮碑龍見白水躊躇高祖志未決也漢高帝

紀撥亂世反之正又持三尺劍取天下晉書雷煥送一劍於張華一劍自佩史記魏公子傳兵符常在王卧内

沛汾晉為唐公故鄉猶漢之豐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疎蕪

漢武帝紀滌除與之更始

彭城英雄種上宜膺將相去聲圖爾惟外曾孫去聲儻汗血

駒次記張氏淵源見毓種有自此以劉為賓張為主劉文靜傳文靜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仕

東方朔傳贊備儻博物眼中萬少十六年用意盡崎嶇相

逢長沙亭年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卯聯居諸此邇往

少年崎嶇言不如舊交欵洽緒業謂世緒家業朱注

公文闕為兖州司馬當是趨庭之日與張玠同遊而建封

相從也故人指玠童卯指建封建封以貞元十六年終年

六十有六公開元末遊兖是時建封纔六七歲耳舊注謂

公幼時與建封友善謬矣舊唐書建封兖州人父玠少

豪俠安祿山反令偽將李庭偉率蕃兵齎下城邑玠率鄉

豪集兵殺之太守韓擇木方遣吏奏聞玠蕩江南不言其

功司馬遷傳賴先人緒業詩日居月諸昌黎詩為爾

惜居諸亦將虛字作實用揮手灑哀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

蕩江湖范雲堪結友一作嵇紹自不孤此喜知已可憑

家為文靖外孫皆名流也杜臆范雲嵇紹一聯既欲託

身又欲託子非真重其人必不作此語儀禮注姑之子

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魏袁淮正論中外之親近於

同姓後漢方術傳餘亦斑斑名家焉劉孝威詩風神

灑落容止汪洋梁書范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暕善暕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哈殯南史何遜弱冠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結為忘年友
晉書嵇康與山濤結神交康臨誅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擇材征南幕湖一作湖落回鯨魚載感賈生

勳復扶又切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豈一作復稅駕大厦傾宜扶此送其辭幕歸京擇材征南昔在歸也賈生勳有慨時事樂毅書不忘舊帥主憂師老指吐蕃屢寇此時豈可息駕舊丘宜思扶危定傾也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賈誼治安策可為痛哭流涕
更記樂毅降趙燕惠王遣毅書且謝之毅亦作書報焉夏侯湛見其書以為知幾君臣各有分音問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合道以禮終始

未覺栝柏枯高議一作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舊作掃當作歸義明而聲協碧海功業竟何如未則勉其憂國濟時也才如管葛皆待時而出今歲寒

正可有為矣將來振起朝堂功業上進文翻何必效羽人之入海乎朱注史言建封不樂受職疑其人蓋有志神如耶掃碧海趙氏以為澄清天下之比就指功業言與朱注不同此章前後三段各八句中間三段各六句

○趙注楚辭仰羽人於丹丘言仙人飛騰如有羽毛焉盧世准曰送魏佑王珣張建封乃滿肚國史實錄無處發付特借彼題目寫我文章即與本人分上頗覺迂遠亦不暇顧要之建封自奇士只風神蕩江湖誰能當此五字耶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輓歸上都二十四韻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冬潭州作韋尚書即之晉公之祖母盧氏十四其表弟也

素幙度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
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
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

迎解豸威淡哀

一作

見士則雅論在兵機

敘侍御送韋見死生不替之情

上四韋公靈輿中八盧公護喪下四結上起下龍驤

承華言歿後贈典解豸承盧言宿望還都淡哀指送喪論

兵感世亂○韋觀從水程而往故素幕之涉江者遠朱幡

之登陸者少也趙次公以朱幡為丹旄本於文選注旄引

樞幡也王原叔引朱幡兩輪幡與幡異黃鶴引衛青傳注

每軍一枝則別為幡謂部曲候送之旗幡

高蓋陸機詩揮淚廣川陰

倒衣裳晉王濬為龍驤將軍卒墓柏谷中大營塋域

解豸獸名知人曲直而觸不直者舊書與服志法冠一名

臺服之何遜詩淡哀外有規世說陳仲舉戎狄乘妖

言為士則行為世範李義詩河塞有兵機

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音潮謁斷他日掃去聲除非但促一作整

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萬姓瘡痍

合羣兇刑作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異白光輝儉約前王

體風流後代希

朱本誤作稀

對敬同揚

期特達衰朽再芳菲

此概嘆時

事望侍御歸朝入告戎狄乘謂吐蕃陷京落禁闈謂侵

犯宮闕朝謁斷指代宗幸陝掃除非謂禦我無策銅壺二

句言天子當早朝勤政毋事添兵苑中黃閣二句言大臣

多苟且尸位不以主辱為憂瘡痍謂生民困於兵賦嗜慾

謂降將恣為驕侈刺規以下勉侍御面折廷諍以圖治安

而儉約愛民尤為當今切務故當抗章特達不可委靡今

我衰朽之人亦與有榮施也朱注休添玉帳旂即公詩

由來貌虎士不滿鳳凰城意今按儉約前王體即公詩不

過行儉德威加四海淡意後漢陳蕃傳大丈夫處世當

掃除天下司馬彪續漢書孔壺為漏浮箭為刻陸倕當

刻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漢書高帝至平城冒頓縱精

兵三十萬圍帝於白登七日孔融書群兇破殄趙壹

疾邪賦肆嗜欲於目前希言當希法前王書對揚天

子之休命世說王導謂顧和曰此子圭璋特達機警有

空裏愁書字山中疾采薇撥杯要平聲忽罷抱被宿何依

眼冷看平聲征蓋兒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末敘

杜詩詳注

卷二十三

五

送別之情。把杯同宿不可復得從此征蓋遠行惟立磯
遙望而已。霜凋木葉對秋增悲也。此章前二段各十六
句。後段八句收。○杜臆撥杯拋
杯不飲也有撥棄潭州酒可證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原題乃詩之

序合題曰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詩止七韻而題云八韻用韻取耦不取奇也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一本有凡是二字。不交州

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已而閏

璩曰當作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辭

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

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於蘇至矣。杜臆渙本盜俠讀其

變律詩自推作案肩輿忽訪能具隻眼故就此一節取之而隱衷則微見於記異二字言其出於意外也南都新

謂渙有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李公唐人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乾坤

幾泊一作反覆荒服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白閒生一作

黑絲此句舊在余髮喜却變。勝食齋房芝此句舊在昨一作

永夜舟火滅黃作天接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一作散風

破一作浪寒江遲詩題記異意凡四層閉門不出一異也

動神靈四異也黃初七子魏文帝時詩人乾坤幾反覆

言兩漢至魏世凡幾變揚馬宜同時蓋以蘇匹己也

芝可以返老誦詩而變黑髮是勝於茹芝矣舊本清鏡下

便接齋房芝解者取其倒插不如結食芝於下句意味較

長杜臆本言其詩泣鬼神却說到湘娥悲百靈集江風

遲如海市蜃樓恍惚中變怪百出知社老胸中真神靈窟

宅也。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漢武帝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歌齋房產草九莖蓮葉謝朓

詩清鏡悲曉髮古詩長歌行髮白復變黑曹植樂

府湘娥拊琴瑟宋書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盧世灌曰杜先請蘇渙誦詩又賦詩贈渙真傾倒於蘇
至矣及考蘇之為人起手結局幾於龍蛇起陸又慨然
作變律詩想見其無聊無忌子美既目為靜者又目為
白起繩尺原自井井然其不交州府而獨肩輿訪杜其
人固卓詭而具心眼者子美所以記異也

洪容齋隨筆曰子美贈蘇渙詩序云渙靜者也吟詩殷
殷雷金石聲詩中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又有一
篇寄裴道州寄呈蘇渙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
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
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
巴蜀商人苦之稱白頭以此莊躡後折節讀書進士及
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
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
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床此意向
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
難禍亦不在太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儕當勉施
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

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九引滿無所
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
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人
矣杜贈渙詩名為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鶴注此當是大曆四年潭州
作時公與蘇同在潭州也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一作温

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

道州手札適復扶又切至紙長要自三過平聲讀盈把那須滄

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滿一作湘岸

千株菊使我晝立煩見孫令平聲我夜坐費燈燭從道州手

上六借形下八指裴朱注道州之書寶如珠玉故無心
飲酒對菊而讀之晝夜忘倦煩見孫立久須扶也古

士詩羊主

卷二十一

七

詩中有尺素書梅福書賜以一束之帛晉書王獻之

嘗與兄徽之搽之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

既出安曰吉人辭寡王符自敘髮白齒落日月逾邁

史記張儀為楚相答掠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

在儀曰足矣王筠傳筠於書三過五抄狄仁傑傳聞

立本謂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古詩置書懷袖中三歲

字不滅世說毛曾與夏侯玄並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

崑山片玉用晉郗詵語世說阮步兵厨中貯酒數百

斛荆州記長沙郡鄱縣有鄱湖周廻三里取湖水為憶子

酒極甘美元和郡國志晉武帝平吳薦鄱酒於太廟

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駮

耳行甚速聖朝音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

痛會蘇息戎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問意旨頽綱漏網

期彌綸郭欽土時掌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羣臣他日受

平僕語不淺明公論平聲兵氣益振平聲此歷叙裴公位

聲望上四憶其既往下

十冀其將來軍符侯印乃刺史所用者紫燕駮耳喻其

得位之速提綱而息黎元見文足經邦授鉞而驅戎狄見

武能戡亂郭欽土書為吐蕃寇邊而發劉毅答詔為代宗

好貨而發末二句用倒結謂聽其平日語言長於論兵故

知之也公前有送裴二尉永嘉詩紫燕漢文帝良馬

驂耳周穆王八駿之一晉書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

即授節鉞於明堂築壇見韓信傳賈誼傳皆聞意旨

前陸機諸侯論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易傳故

歷世為患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虜於邊地峻四夷

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又武帝嘗問劉毅曰朕可

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

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

桓靈之世不聞此言記儒行孔子對魯哀公曰遠數之

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注僕太僕也君

燕朝則正位掌儀相吏之者為久將倦故使之更代也

後漢書皇甫嵩答董卓曰昔與明公傾壺簫管動一作理

俱為鴻鵠左思詩酒酣氣益振黑一作白髮儻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音語蘇季子後來傑

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
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去聲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

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

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此記蘇渙情事上八述其客

潭之迹下六惜其抱才不用

傾壺儼劍指前此湘江之宴此時蘇蓋在坐而曾與接語

也盧注蘇卜齋定王郭門公賣藥魚商市上蘇訪公於市

北則肩輿頻至公訪蘇於郭南則隱几蕭然此敘彼此往

來之誼也公昔進三大禮賦表中有賣藥都市句知此處

藥物楚老當屬白謂西第東山指當時濫叨將相者張

遠注鳥雀苦肥蛟龍欲蟄即所謂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

死也鼓角未休部曲死戰見多事之秋非鳥雀庸才所

能勝任而蛟龍奮起必不終困寒沙也趙注將此二句作

起下之詞據上段更僕論兵二語已結裴公則此段鼓角

部曲二語宜結蘇君○霜雪指劍光徐稹傳角立傑出

運詩楚老惜蘭芳又漁商豈安流楚國先賢傳諸阮

居市北而富每出肩輿數十連秋牽裾飲酬自若抱甕

見前汲井歲捐捐後漢馬融傳融為大將軍西第頌頌

為正直所羞謝安傳高崧戲

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出

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末段交勉

寄呈之意杜臆裴本端人借此引蘇欲使亂世奸雄轉

為治世能臣也必致身方能致君故以捐軀告之未幾

蘇以附叛見誅有負公之明訓矣此章前三段各十四

句末段四句結○上二段分敘裴蘇故此處一語雙關但

直云與裴并示蘇似詩注不是詩句頗嫌直率須人扶

士寺羊主

卷二十三

八

此詩用韻錯綜有換意不換韻處有換韻不換意處公長篇古風往往變化莫測

奉贈李八丈嘔判官鶴注當是大曆四年秋在潭州作

我丈特一作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駮驥人得有

早年見標格秀氣衝一作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貞

一作獨守首段稱美李丈是贈言珊瑚驟驥比其貴重

正有為有守魏志司馬懿少聰達多大器謂其兄朗

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神奔唐高祖也

騏驥穆天子駿馬曹摅詩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頃

來樹佳一作政皆已傳眾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

此苟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此承官曹貞獨守艱難

其識治體區區一判歷試而心久持此言其有定力陸

機文賦固無取乎冗長趙日凡物之剩者為冗長東方

翊答客難討論實解願操割紛應手篋書積諷諫宮闕

曠日持久限奔走入幕未展材一作秉鈞孰為偶此承清機富事業

故應手詭練達時務志存諷諫而身屈幕僚借其大才小

走也莊子得之于心應之于手詩予口有奔所親問淹

泊泛愛惜衰朽垂白辭吳作辭英華南翁委身希北叟真

成窮轍鮒或似喪去聲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

去聲激荆衡知音為回首未敘贈李之意所親指李泛

轍二句自傷淹泊秋枯二句借比衰朽高歌聲激即指此

論語殷仲文詩廣筵散泛愛遂以為朋友之呼矣史記

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真隱傳南公為楚人而居國

南鄙因公為號著書言陰陽事委身謂脫身馬融傳

得北叟之後福趙注班固通幽賦北叟頗識其倚伏指塞

上之翁為北叟也錢箋高允塞上公亭詩曰延和二年余

赴京師北行失道夜宿代之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

遺之邑也公有良馬因以命之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

子孔子世家累累如喪家狗趙注水落石出所以為

枯魏文帝與吳質書伯牙絕絃於鍾期痛知音之難遇

卷二十三

九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黃鶴編在大曆三年岳州今從朱氏編入

四年冬潭州詩內舊唐書武德五年改隋交趾郡為交州總管府後改安南都護府武德四年置廣州

總管府後改中都督府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

一作名空

垂子孫不振耀

一云沒

歷代

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饑眾中見毛骨猶是麒麟

兒磊落貞觀

去聲

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

從魏氏先世敘起

上四感盛衰靡常下八憐鄭公之後魏徵傳貞觀七年進左光祿大夫鄭

國公 功成名遂

魏徵傳貞觀七年進左光祿大夫鄭

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 麒麟兒注見十卷

新唐書

徵犯顏正諫議者謂雖賁育不能過

莊子六合之內論

遲虛思黃金遺

去聲一作貴

自笑青雲期長

子兩切

卿久病渴武

帝元同時季子黑貂做得無妻嫂欺尚為諸侯客獨屈州

縣卑南游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

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

此承上行色微上十傷其懷

議論有餘可以上繼直詞公侯未遲可以重振家聲乃長

卿不遇是青雲無期矣季子空囊是黃金莫遺矣且卑官

作客中路又復蕭條仗神以庇輕去土鄉亦不得已而南

遊耳冬往春歸蓋暫行而非宦迹也消渴貂做諸侯賓

客他章皆自謂此則指魏佑舊注誤涉自己於上下文氣

不接得朱注正之○鶴注蒼梧山在道州蒼梧陰則潭岳

也古詩主稱會面難莊子其於游刃為有餘地魏

志三案曰人人欲為公侯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司馬

相如傳武帝讀子虛賦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國策蘇秦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做大困而歸至家妻

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後漢隗囂傳方望曰所謂神

出入朱

吳越春秋相五土之宜

土寺羊主

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遊子悲侍婢艷傾城

綉綺輕一作霧霏掌郭作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

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碧贈于斯上貴見去聲肝

膽下貴不相一作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一作遠所為錯揮

鐵如意莫避珊瑚枝此承上遊炎海上十廣南宴會之

聲樂服飾寶器珍玩備言貴族之奢華張縉云交廣遠於

中國故其風俗如此自陸賈使南粵時已然矣見肝膽

則衷情盡露不相疑乃形迹無間兩者微有深淺故分上

下達所為一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也杜臆上文言思黃

金笑青雲可見此行所望於地主者不小故縱談其所想

望而終致規諷焉○十洲記藏養生而待朱門世說司

馬德操曰坐則華屋行則肥馬書維辟玉食莊子黃

帝張咸池之樂古詩一笑傾人城洛神賦曳霧綉之

輕裾陳藏器曰琥珀出罽賓國漢書注佐酒助行酒

也雙逶迤指送酒佳人謝惠連雪賦燎薰爐分炳明

燭星辰指梁上之燈古詩顧盼生光輝謝朓詩心

事俱已矣蔡邕傳輸寫肝膽晉石崇傳武帝嘗以珊瑚

樹賜王愷高二尺許世所罕比愷示崇崇便以鐵如意

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恨乃命左右悉取珊瑚

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碧珠珊瑚皆交廣所出始兼一作逸邁興去聲終慎賓主

儀戎馬闔天宇嗚呼生別離未復丁寧致戒殷勤惜別之

珊瑚雖與之豪邁然賓主威儀不可不慎此又昂之以義

盧注魏此行將有新知之樂公送時則懷生別之悲耳

此章十二句起四句結中間二段各十八句○詩敬慎威儀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一作低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

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上四

士寺羊主

下四敘情 朱鳳低垂鴻雁無歸喻己之流離失所此因
亂離所致故有殺盛人稀之感四皓採芝時清猶隱今亂
後將焉適耶語意緊與上截相應 杜臆此係古風故不
用沈韻○劉楨詩鳳凰集南嶽 公朱鳳行瀟湘之山衡
山高巔巔朱鳳聲嗷嗷 趙汭注威垂無氣象也

司馬相如傳六合之內注天地四方謂之六合
胡應麟曰此詩首尾俱四支韻中間兩用五微蓋古體
通用非出韻也律詩出韻者玉山詩出芹字雨晴詩出
農字排律出韻者贈王侍御契出勤
字蓋檢點少疎即作家或未能免耳

幽人 朱注詩未有五湖浩蕩語必居湖南時作草堂
本編入潭州詩內今從之 易幽人貞吉陸機
詩幽人
在空谷

孤雲亦羣游神物有一作識所歸靈一作麟鳳在赤霄何當

一作 一來儀 首段託物比興起下二段 朱注雲得龍而
嘗 自歸况幽人之類聚鳳翔霄而不下况幽人
之高舉 孤雲乃初起者群游則四集矣雲歸神物歸易
雲從龍之義○陶潛詩孤雲獨無依 蔡邕書勢象鴻鸞

群游 易天生神物 朱注趙次公引南史寶誌見徐陵
曰此天上石麒麟則麟亦可言在赤霄然不可云來儀當
依夢弼作靈鳳為是 毛萇詩傳鳳靈鳥仁瑞也抱朴子

靈鳳卷翮以幽哉 張協七命掛歸闕於赤霄之表 書
鳳凰 來儀 往與忠詢 荀 一作 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

若遺內懼莽道流幽人見一作在瑕疵此想幽人而不可見
有期約而未果豈真人昇天遂棄我乎祇恐身非有道不
免見摘於幽人耳 朱注公有送惠二過東溪詩云空谷
滯斯人又云黃綺未稱臣與此詩中年滄洲期句合詢或
其名也杜臆惠詢必非惠遠許詢惠詢亦不相配也○詩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郭泰機詩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詩
若遺 北山移文 廢元元於道流 左傳不有瑕疵 洪濤

隱笑語從樊木一作鼓榼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

風帆倚翠蓋一作暮把東皇衣此寫幽人遊仙之樂應上

蓬萊至扶桑翠蓋之下手把仙衣幽人意者在是耶○曹

植詩汎舟越洪濤 謝安傳笑語移日 孫楚賦舟人鼓

杜詩詳注 卷二十三

繼而揚波張揖曰繼祀也音洩山海經大荒之中揚谷

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鳥

龍舟分翳翠蓋屈平九歌有東皇太一燕激元和津所

思煙霞一作霧微知名未足稱局趣音促南山芝五湖復扶又

浩蕩歲暮有餘悲未嘆不得與之為侶也欲效激津之

而局促耳今者歲暮湖濱能無念幽人而悲感乎此章

四句起下三段各六句○黃庭經口為玉池太和宮激燕

靈液災不干注口中液水為玉津中黃經但服元和除五

穀必獲寥天得真錄注服元和謂燕津液漢武帝曰局

促效轅下駒張

鍾惺曰此絕妙遊仙詩非唯無丹藥飄筮氣亦并無雲

霞山澤氣覺太白語出之猶濫而易盧元昌曰此章

大意是寓言起口四句况己如孤雲寡偶少徒又如靈

鳳出非其時也天高無消息君門九重也棄予忽如遺

退若墜淵也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信見疑忠見謗

也洪濤隱笑語鼓棹蓬萊池憂讒畏譏思與人共濟也

崔嵬扶桑日照曜珊瑚枝遊神於蓬萊宮關青瑣朝班

也風帆倚翠共暮把東皇衣猶望翠華垂遇美人一胎

也嚙嗽元和津所思烟霞微若將屏一切疑萬慮真聞

闔之或通也知名未足稱局促南山芝自悼修名不立

進不能離尤退不能修初服也公為扈從臣亦商山羽

翼之流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既不能為採芝四皓

又不能為泛湖少伯曰有餘悲情見乎詞矣雷青日札

詮蓬萊如可到衰自問羣仙謂公戀戀不忘朝廷冀衰

老而猶得見君今於此篇亦然

江漢舊編在夔州今依蔡氏入在湖南詩內與下首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

心猶壯秋風病欲蘇一作鍊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此身

漢而有感也上四言所處之窮下四言才猶可用思歸

之旅客乃當世一腐儒自嘲亦復自負天共遠承江漢客

月同孤承一腐儒心壯病蘇見腐儒之智可用故以老馬

自方周甸曰不必取長途取其智而不取其力遠注

士詩羊注

卷二十三

四

全首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意○易
 林久客無林思歸故鄉史記黥布傳高帝謂隨何為腐
 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黃生注世不見用而心常憂國乾坤
 之內此腐儒能有幾人杜臆楚丘先生對孟嘗君曰決
 廉疑定猶豫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即所云日暮而心猶壯
 也老馬之智可用出韓非子注已別見陸冲詩命駕
 尊長

趙涉日中四句情景混合入化雲天夜月落日秋風景
 也與天共遠與月同孤心視落日而猶壯病遇秋風而
 欲蘇情也他詩多以景對景情對情其以情對景者已
 鮮若此之虛實一貫不可分別效之者尤鮮近惟汪古
 逸有句云年爭飛鳥疾雲共此生浮近此四句意按
 東坡自嶺外歸次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
 明語意高妙亦是善摹杜句者詩家作法雖多要在摹
 情寫景各極其勝杜詩五律有景到之語如落雁浮寒
 水飢鳥集戍樓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是也有情到
 之語如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一時今夕會萬里故
 鄉情是也有景中含情者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岸花飛送客牆燕語留人是也有情中寓景者如影著

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是也有
 情景相融不能區別者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片
 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是也有一句說景一句說情者
 如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華是也有一句說情一句說
 景者如白首多年病秋天昨夜涼是也有一句說情兩
 層疊敘者如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
 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
 暮歸愁是也其雋語名句不勝枚舉名家詩集中未有
 如此之
 獨盛者

古今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
 杜詩強大年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思歸客
 一句大年亦為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
 張潛曰大年所屈尚非杜佳句黃生日前輩有病此
 詩日月重見者不知落日乃借
 喻暮齒本屬詠懷何病之有

地隅詩云年非故物蓋大曆三年出峽四年又往
 潭衡也又云處處是窮途即上水遣興詩所謂
 異縣虛往也蔡氏編
 入湖詩中近之

江漢山重平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喪

去聲亂秦公子悲涼一作秋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

此亦羈留江漢而作也。上四客遊之迹。下四漂泊之情。山重阻家不可見。地一隅身不能歸。非故物。遷流無定。是窮途。生計日艱。此因喪亂之餘。以致悲涼若此。心折傷已往荒蕪。慨將來也。○鷓鴣賦。崎嶇重阻。古詩。各在天一隅。謝靈運。擬魏公子。鄴中詩序。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荀悅漢論。郡國家傑。處處皆有。

涼顏延之詩。原隰多悲。屈原為三閭大夫。

杜詩。用江漢有二處。未出峽以前。所謂江漢者。乃西漢之水。注於涪江。如江漢忽同流。無由出江漢。是也。既出峽以後。所謂江漢者。乃東漢之水。入於長江。如江漢思歸客。江漢山重阻。是也。楊慎丹鉛錄。引祝穆云。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西漢。東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

逕階河。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利。劔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是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鶴注。當是。大曆四年。冬。作。蓋盧。送韋。太夫。而懷之也。

朔風吹桂水一作朔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淡北渚雲

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聽平雞更憶君黃

注。此詩對雪懷人。以雪起。以人終。首紀地。次點題。三四遠景。言岸上五六近景。切舟中山陰。應雪聽雞。應夜全詩。句句入細。月之暗。雪暗之也。雲之寒。雪寒之也。燭斜初見。在坐時。舟重無聞。在卧時。○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謝太傅聯句。白雪紛紛何所似。撒鹽空中差可擬。郗注。謂南樓在武昌。顧注。謂南樓在岳陽。盧注。據柳子厚。長沙。驛前南樓。感舊詩。為證。是南樓即在潭州。楚辭。帝子降兮北渚。乃湘江之北渚。亦屬潭州。舟重雪厚也。郭璞。詩。夜夢江山遠。聞雞更憶君。更憶還憶也。黃生注。七用。王子猷訪戴。事入取。鄭風。雞鳴。風雨。意而皆反之。用事忌。杜詩。洋注。

卷二十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熟惟翻案則無
不可用之事矣

黃生曰三四不摹雪之狀而寫雪之神如初月則曰河
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喜雨則曰野徑雲俱黑江船火
獨明此皆意到筆隨詩來神助者也今按詠雪則云
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咏雨則云隨風潛入夜潤物
細無聲此畫工所不
能繪直是化工之筆

葉夢得詩話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陽文
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闕
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
鄭谷詩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
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
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韓退之
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之
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
適風且聞葉帶雨不成花則
退之兩篇工殆無以愈也

對雪

此當與上章先後作詩
日長沙則在潭州矣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閒

去聲

葉帶雨不成

花金錯囊垂

一作徒

罄銀壺酒易

異音

賒無人竭浮蟻有待

至昏鴉

上四雪中景下四雪中情南方少雪故遠自北

雨而濕故不成有酒無朋此對雪淒涼之况○鮑照詩胡

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藝苑雌黃云張衡四愁詩美人

贈我金錯刀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莽變漢制以周錢有

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

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

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

品並行杜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詩聞道松

醪賤何須恡錯刀皆謂是也後漢劉盆子傳呂母釀醇

酒少來酌者皆賒與之又高祖紀賈酒注賒酒也庾信

詩浮蟻對春開朱注舊本公自註何遜詩城陰度壘黑

昏鴉接翅歸按二語今何記室集不載公復愁詩鈞艇收

緝盡昏鴉接翅歸不應直用成句且昏鴉亦常語何獨於

此釋之必出後人假託今流俗

本所云公自註者多此類也

土寺羊主

卷二十一

冬晚送長

子兩切

孫漸舍人歸州

梁權道編在大曆四年之冬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

一作還

鄉南客滿湘外西戎鄂杜旁

從自敘說起

西戎屢寇故南客未還

晉書孫楚為石苞驃騎參軍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遂成公初為參謀今已罷去故曰休坐幄

古詩云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漢宣帝紀尤樂鄂杜之間顏注鄂屬扶風杜屬京兆

衰年傾蓋晚

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

計音

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

音杭

匣裏雌雄劍吹毛任

還將此敘送別情事

來札期後日去檣情臨岐鷗雁自傷孤踪流落選劍欲舍人及鋒而試也此章上四句下八句

鄒陽傳傾蓋如故

別賦黯然而銷魂

列子鷗鳥舞而不下詩兩膠雁行吹毛可斷言劍鋒之利

而行也

暮冬送蘇四郎後兵曹適桂州

鶴注大曆四年十二月桂州人朱濟反

是此時作鶴注通典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蓋有軍事則置唐三都督府上中下州皆有之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

埋照久余病長年悲

此惜蘇之遇蹇

賢而久埋與己之病棄者同悲矣

長佩六國相印蔡邕釋

誨連衡者六印磊落顏延之詩沈醉似埋照

盧綰須征日樓蘭要

斬時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磷縮為入蒼梧廟看平雲哭九

疑望其平桂州之亂也

盧綰此叛將樓蘭此諸蠻磷縮歎朝令不行哭廟傷聖王不作此章上下各六句

漢書高祖使使徵盧縮縮稱病不行上怒日縮果反使樊噲擊之斬樓蘭注見七卷趙注十二月二陽生而盛矣

南方之事故末及蒼梧廟

盧元昌曰蘇季子歷說諸侯合從伐秦佩六國相印公欲兵曹連結諸經畧節度并力討賊如季子合從故起

有六印句其後容管使王翊藤州刺史李曉庭義州刺史陳仁璋結盟討賊遂平

客從

鶴注當是大曆四年作唐史是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詩故託珠以諷見徵斂及於商賈也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辯不成書緘

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徵斂去聲無此詩

時民困徵斂而作通首寓言末句露意師氏曰此寓意公家苛斂而索其無有之物詩云俾出童叟是也趙注

必用泉客珠言其珠從眼泣所出杜臆珠中隱字此民隱莫知上之所征皆小民之血今併無之痛不忍言矣○

古詩客從南方來遺我雙鯉魚南溟見莊子博物志

鮫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吳都賦劉淵林注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絹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

珠滿盤以與主人酉陽雜俎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盧世灌曰雷花門塞蘆子三吏三別二歎暨冬從南溟來白馬東北來紆慮老謀補偏救弊其情酸味厚歌短

泣長而一唱三歎蘊藉優柔三百篇十九首蘇李曹植陶潛上下同流先後一揆矣

蠶穀行

大曆三年商州兵馬使劉洽反幽州兵馬使朱希彩反四年廣州人馮崇道桂州人朱濟

時反又連年吐蕃入寇所謂無有一城無甲兵也今依朱氏編在四年為是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于虔得鑄甲作農

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一有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

沱男穀女絲行復扶又歌當時賦役繁而農桑廢此蠶穀

始復業末云烈士見當時征戍之士即農民耳杜臆上言甲兵下文變鑄兵為鑄甲此用字錯綜處題兼蠶穀篇

中只帶言蠶亦成此序事詳畧法○黃庭經寸田尺地可治生劉庭芝詩荒田古遷多

白鳧行

此詩黃鶴編在大曆二年夔州作以詩言終日忍饑西復東謂自讓西遷東屯也其說西

東固泥且是秋方有收穫安得云忍饑今按詩云天寒歲暮波濤中應是四年潭州作若三年秋冬尚在

公安山館也從朱氏編次為是爾雅釋鳥水鳥也李迥曰野曰鳧家曰鶩

土寺羊主

卷二十三

七

君不見黃鵠高于五尺童化為白鳧一作象老翁故畦遺

穗已蕩盡天寒歲日一作日暮波濤中鱗介腥膾素不食終日

忍饑西復扶又切東魯門鷄鵠亦蹭蹬聞道去聲于一作如今猶

避風白鳧行自傷遲暮漂流也黃童化為老叟此黃鵠

矣此自蜀至楚之喻鷄鵠避風傷北歸亦無安身之地也

○國語海鳥曰鷄鵠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

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大風

董斯張曰屈原卜居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將與黃鵠

此翼乎公借以自况言作賦摩空猶昔之黃鵠也今且

行踪飄蕩泛泛若鳧而素心了不為變任其波濤歲暮

腥膾者終不可以食我也落句魯門爰居隱然有不饗

太牢不樂鐘鼓之態此老偏強百折不回矣

朱鳳行朱氏編在大曆四年潭州作今玩此詩詞意與白鳧行相似蓋同時之作無疑

君不見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巖一作巖朱鳳聲一作鳴嗷嗷側

身長顧求其曹從英華一作羣翅垂口噤心勞勞一作甚勞下愍百鳥

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盡音儘一作忍使

鳴梟相怒號平聲○朱鳳行自傷孤棲失志也師氏曰

以進澤及下民恐為小人所疾也朱鳳求曹呼引同志

也翅垂口噤欲言不敢也百鳥羅網民困誅求也黃雀難

逃無一得所也願分螻蟻愛物之意無窮鳴梟怒號欲去

小人之為害者○藥府飛鵠行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言

朱鶴齡曰劉楨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豈不長勤

善羞與黃雀群公詩似取其意而反之羞群黃雀者鳳

采之高翔下愍黃雀者鳳德之廣覆也所食竹實願分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
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音間讀終篇末

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

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樊作郡王瑀與昭州敬使去聲

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舊唐書昭州樂平郡屬嶺南道以昭岡潭為名

自蒙一作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

開一作明一作逆淚幽吟事如昨首記開帙得詩○謝靈運詩散帙問所知○搜神記獨坐愁苦

兩淚迸灑又駱賓王詩逆淚下雙流何遜詩念別猶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音高

君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君鬱鬱匡時他本略此敘作君略蜀州

生前多慷慨素負氣節動寥廓名震天壤求友篇公向

以詩寄高匡時略適嘗策王永王無成及上疏論三城戍皆

是君我二字起下一段○賈誼旱雲賦遂積聚而合沓兮

相紛薄而慷慨楚辭上寥廓而無天詩相彼鳥矣猶

求友聲唐太宗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冥瀟

湘水國傍去聲鼉鼉郭音杜秋天失鵬鸚此憶蜀州七後

云錦里後入為常侍故曰侍臣瀟湘公泊潭州郭杜高頌

長安杜臆郭杜二縣相連在長安城南適好直言故方

之鵬鸚公前詩嘗云蒼隼出風塵○列子周宣王牧正有

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雖虎狼鵬鸚之類無不馴柔者

東西南北一作誰一作論平聲白首扁舟病獨存遙一作拱北

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羌一作最克斥衣冠

南渡多崩奔此追酬高詩而兼慨身世高詩東西南北

指叛將外夷西羌謂羌戎吐蕃衣冠南渡雖用晉元帝渡

江事然唐書謂至德之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南京衣冠

杜詩詳注

卷二十三

三

盡投江湖荆南井邑十倍於初亦指實事言矣。○東西南北四語本楚辭招魂章法。晉王濬疏兵纏不解。左傳寇盜克斥。晉書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謝靈運詩垠岸屢崩奔此言避亂涉險經山崩水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之處也。

波瀾濶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隣家一作誰能亂愁思去聲昭州

詞翰與招魂未寄漢中王及敬使君也悲帝子身在湘潭覓王門與王遠隔曹植劉安皆借帝曹以

比之。又言己之思蜀州如向秀之思嵇紹。今欲得敬詩以招蜀州如宋王之招屈原也。此章前三段各四句後二

段各六句。○楚辭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魏志曹植傳出言為論下筆成章揚修稱其操筆造作若成誦

在心借書於手。古今注淮南子服食求仙遍禮方士樂府淮南王篇淮南王自言尊。向秀思舊賦序鄰人有吹

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王儉褚淵碑萋萋辭翰。與招與之同招也。

洪容齋隨筆曰古人酬和詩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高詩云愧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適

前詩又云草堂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堂吾豈敢賦或似相如鐘磬在簾卽之則應往來反覆有餘味。

人日寄杜二拾遺附高適詩趙注肅宗時適為李輔國所短下除太子詹事未幾蜀

亂出為彭州刺史又遷蜀州鶴注上元元年人日杜公未有草堂殆是二年人日所寄也。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

花滿枝堪一作空斷腸身在南一作遠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

扶又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一作人日知何處一卧

東山三一作二十春豈知書劍老一作與風塵龍鍾還一作遠忝

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首二總提次四思故鄉下六憐

在西南憂慮長安經亂卧東山以謝安比杜二千石高時

為刺史也七八意轉而韻不轉九十韻轉而意不轉杜

集多用此法高詩亦然○董勛問禮俗正月七日為人日

梁元帝詩故人懷故鄉燕歌行柳條拂地數千條

蔡琰胡笳不得相隨兮空斷腸晉滕並表握戎馬之要

委南蕃之重詩逢此百憂史記廣武君曰智者千慮

蕭子顯詩誰能對此空相憶晉書謝安高卧東山

更記項籍紀學書不成去學劍劉孝標論亭亭高竦不

雜風塵新序孫卿曰觸之者隳種而退耳漢書百官

表郡守秦官秩二千石揚雄解嘲起家至二千石漢昭

帝詩愧爾嘉祥記孔子曰丘也東西西南

北之人也杜嘗自言甫也東西南北人

送重平聲表姪王砮力制切評事使去聲南海據舊書李

嶺南節度在四年則評事之南海應在次年之春

朱注編在五年為是重表蓋有兩重表親也慈

水姜氏曰南北朝最重表親盧懷仁撰中表實錄二

十卷高諒造表親譜錄四十卷此風至唐猶存楊

德周曰水溪至心曰砮

即詩溪則厲厲字也

我之曾老一作祖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

此詩前後各十九韻前敘王氏淵源後敘評事親誼首

四迦兩家重表之由未顯記其前尚書娶其後鍾惺曰

此志傳序事體入詩奇作起語尤奇新書王珪為禮部

尚書兼魏王泰師在貞觀十一年舊注謂十七年者誤十

三年珪隋朝音潮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子兩者來在門荒

已卒矣音潮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一作頗

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鬢市鬻

充杯一作酒此敘君臣遇合之緣復齋漫錄房杜舊不

薦如賻珪則建成立後始得見召以史傳參考詩為誤也

自高祖起兵至代宗大曆五年共一百六十餘年公祖

審言仕武后中宗之世其曾祖姑應生於太宗季年不應

生於隋文之代以年數世考之則杜為珪妻尚疑太早

此條記事斷屬差誤唐書珪母李嘗語珪曰而必貴但

不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與備來會立齡如晦過其家

李窺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珪隱居時與房立齡杜如晦善大業十三年隋亡左

傳餽其口於四方沈約集結禱以紓箕箒晉書陶侃

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侃時倉卒無

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侃時倉卒無

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餼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按范達偶過故侃母可截髮以供酒食若太原公子及房杜並至豈剪髮所能供客乎此特借用恐非實事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

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去聲年亂髯十八九子

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

夫雄得辭兒女醜此記夫人先見之明十良相識真主建功業只在此數言決之太宗亂髯

恐非十八九歲所有此亦傳訛也上云下云本古詩上言下言後漢馮異傳今英俊雲集唐書太宗起義兵

時年十八王褒頌虎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

觀去聲初尚平聲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上聲殿稱萬壽六宮

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此記朝廷恩眷之隆

杜臆秦王在座兩語乃上文最少年註脚○馬援傳如知帝王自有真也○許彥周曰太宗相工見之謂其龍鳳

之姿天日之表此云真氣驚戶牖可謂工而盡矣真氣謂

真人氣象庾信詩朱陵真氣來唐書貞觀四年二月珪

以黃門侍郎遷侍中參預朝政洙曰夫人以命婦預朝

會也鶴注唐命婦之制文武官一品國公母妻為國夫人

三品以上妻為郡夫人王珪貞觀中為侍中正二品則其

妻為郡夫人也唐會要命婦謁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

年高特敕賜擔子者不在此例周禮王后以陰禮教六

宮註前一後五五者后一宮三夫人一宮九嬪一宮二十

七世婦一宮八十一御妾一宮凡百三十人晉中宮歌

舍章體柔順率禮蹈謙祇鶴注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

貴妃淑妃德妃賢妃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

逆乾坤沸噉噉吾客左一作馮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

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畱熱爾腸十里却呼號平聲自下去聲所

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高荷活到今日

寸心銘佩牢

此評事患難相顧之情鳳雛二句從高母說至冰身乃全篇轉捩處朱注馮翊同州

也天寶末公避寇至同州杜臆避亂逃生而捨己之馬以活四世表叔且前走十里乃退却而呼號之尤為難事王冰高行固應指出○南史文帝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山海經南禺之山有鳳凰雛又云丹穴之山有鳥五色而文名曰鳳非爾曹言鳳種非爾輩而誰作逆謂祿山陷京楚辭塊獨守此無澤兮古詩為焦仲卿妻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何稚不知此正寫真處公方徒紫遊韁高字拈韻或疑何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步蓬蒿欲行不前忽飛馬高騎可以脫險故不勝喜幸

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延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驅漢

陽傳去聲南汎上上聲瀧鄭音舸音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樊作寶

番鋪官禺元俱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宗非寶

貝休脂膏洞主降戶江接武海胡舶千艘此評事往使南

散方遇旋別也白首自謂青袍謂王延評節制王李並提

自漢陽上瀧評事自北而南也李勉乃宗室故曰親賢前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故曰大夫接武言洞鑿頓降千艘言海估湊集○古詩青袍似春草趙注漢宣帝地節三年初于廷尉置左右評員四人後漢光武省右評惟有左評唐天寶中緣邊禦寇之地置入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節制之名始此朱注節制謂廣南節度使漢書乘傳詣洛陽顏注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置馬謂之驛騎水經注武溪水又南入重山謂之瀧中懸湍回注崩浪震天謂之瀧水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又南經曲江縣東韓昌黎瀧吏詩南行逾六句始下昌樂瀧釋名船三百斛曰舸太史公書李陵既生降類其家聲承王珪後漢虞詡曰不逢錯節盤根何以別利器當秋毫言能應機立斷如淳漢書注番禺尉佗所都顏師古曰即今之廣州舊唐書南海縣即漢番禺縣地以番山禺山得名漢書運籌帷幄之中錢箋舊書本傳大曆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阻洞為亂勉遣將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先是西域船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末年至者四十餘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之物技之江中者老以為可繼宋璟盧奐李朝

隱之後黃鶴以親賢大夫並指李勉是也蔡夢弼謂指王
 評事誤矣出盧宋言出於其上舊書自開元四十年廣
 府節度使清白者四裴仙先李朝隱宋璟盧奐又曰奐為
 南海太守南海利兼水陸瓌寶山積劉巨鱗彭杲相繼為
 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賊死乃授負任貪吏斂跡人用安之
 有絕跡或嘲其處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廣
 南有溪洞蠻其長曰洞主記堂上接武船大船也艘
 總數國史補南國船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
 國船最大梯而上下皆積寶貨有蕃長為主領市船錄劉
 向曰船漢五十餘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
 肘西域以肘為度

有志乘鯨鼇或驂鸞騰天聊樊作作鶴鳴臯此公有志南

海之遊也

丹砂交廣所出不能乘鯨鼇驂鸞但作鳴鶴以吐意耳此
 章四句起六句收前二段各十二句後二段各十六句中
 段十句相間司馬遷書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別賦
 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詩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杜臆鳴

臯謂
贈詩

洪邁容齋隨筆曰蔡條詩話引唐列女傳珪母盧氏識
 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洞江詩話不特
 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
 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三人過其家
 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為盧皆
 不足辯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
 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
 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
 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收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
 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
 太宗即位乃召用之一日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
 日王珪魏徵昔為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日珪徵
 盡心所事吾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
 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
 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真不可曉也
 葛常之曰詩云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珪嘗為禮部
 尚書則尚書婦乃珪之妻非珪母也詩又云及乎貞觀
 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嘗肩輿上殿稱萬壽皆謂珪妻也
 人徒見詩中用剪髻事有同陶母故謂珪母耳審爾豈
 不與尚書婦句相牴牾哉今按此詩所載事迹明與

唐書紀傳不合蔡氏欲據此以為詩史未免信杜太過矣大抵人情好為夸大每有子孫而自誣其祖宗者此詩亦據王氏傳聞之說一時沿訛失考耳

鍾惺曰前段不過敘中表戚耳忽具一部開國大掌故自往者以下祇是亂離相依飲食僕馬細故却無端委轉折可尋胸中潦倒筆下淋漓非獨詩法之奇即作一篇極奇文字看亦可申涵光曰此詩似傳似記聲律中有此奇觀更足空人眼界

黃生曰送行詩前半篇寬敘一大段似乎頭重但因題中重表任二字追敘其由且以一婦人具如許眼力塵埃中辨出天子宰相古今所罕特借此詩傳之意中實以此事為主送行之意反輕所以章法如此今按此夔州以後之詩揮灑任意而出之者如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乃隔句呼應右持腰開刀左牽紫遊韁乃隔聯斜對與秦蜀諸詩謹嚴融洽者固不同也

清明鶴注詩言長沙及湘西寺當是唐曆五年春在潭州作

著涉畧處繁華一作矜從正異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

頭翠柳艷明眉爭道朱蹄驕鬣膝此都好去聲遊湘西寺諸

將去聲亦一作遠一作方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親近同

心事此記節日遊人之盛而諷諸將之逍遙者柳映眉

遊中至見其不應至也諸將出征在邇正宜同心戮力乃佚

植詩繁華將茂秋霜瘁之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珠璫

道搖鬢垂唐太宗柳詩半翠幾眉開霍光傳後兩家奴爭

頌及至駕齧膝乘日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

也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張晏曰齧膝乘且

皆良馬名此詩以朱蹄齧膝並言正謂駿馬各爭道也

湘西寺即岳麓道林二寺史記高帝紀諸將過此者多

金鐙都磴下去聲山紅日蔡云一作粉非晚牙檣振音柁青樓遠古

杜詩詩話

時喪去聲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于

戈未息苦離一作難居逢迎少去聲壯非吾道况乃今朝夏被

除此記遊人晚歸之景而慨身世之亂離也遊者從寺

臣以國事為戲耳若人世歡娛暫遣悲愁一過凄凉如

故矣上句應諸將下句應繁華今弟姪飄零阻絕此

皆喪亂所致而老非少壯時際被除又未免悲歡錯出矣

少壯指當日同遊之輩被除不祥非可行樂也此章

二段各八句○鐙馬鞍踏廣韻鞍鐙也檣在舟前柁在

舟後瑋蒼云檣帆柱也檣尾銳如牙師氏曰轉柁曰捩

青樓乃被除之處齊書武帝與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

如樂府大路起青樓周禮女巫掌歲時被除盃浴鄭注

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上之類韓詩外傳鄭國上巳於

溱洧二水上被除不祥晉書武帝嘗問摯虞三曲水之

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

俱亡村人為怪乃招攜之水濱洗被遂因水以泛觴其義

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晉進曰虞小臣不足以知

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

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

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杜臆

此詩主摯虞之說而不取才哲趙曰以唐史氣朔考之大

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則清明正值上巳故有今朝是被

除句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鶴注公在潭只船居觀蘇渙肩輿忽訪老夫舟

檝語可驗其看舟前落花乃是

江上人家桃樹一作李枝春寒郭作風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

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此詩依韻分為三段首詠風雨落花

便是畫景○常理薄吹花困懶一作傍去聲舟楫水光風力

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之奢入一作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一作

折○次看舟前落花傍舟委落有似憎平日之輕薄遮

懷而珍重不肯近人者此摹寫困懶情態也公詩曾以

雷連屬細草，悵望屬殘花。知赤憎珍重，亦當就花說。○江淹詩：階前水光裂，莊子：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方，淮南子：風力壯猛。鶴注：公嘗云：生憎柳絮白於綿，赤憎猶云：生憎皆方言也。梁武帝春歌：階上香入懷。薛宣傳：得為濕久，飛遲半欲。一作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公分明之。

蜂蝴蝶生情性，一作偷眼蜻蜓避伯勞。末對落花而有感。今見墮於沙草，則性情頓覺生疎。蜻蜓偶過花間，有似偷眼旁觀者，一遇伯勞，却又倉卒避去，以見花當零落之餘，終為物情所棄。此舉目前所見，而詞寓感慨。此章三段，各四句，○生情性乃生熟之生，謝朓詩：遠樹曖芊芊，生烟紛漠漠，謝靈運：撰征賦：披宿莽以迷徑，觀生烟而知墟。此可互證。爾雅：鴟伯勞也。物理論：伯勞惡鳥，故眾鳥畏之。性好獨，杜臆：伯勞即鴟鴞鳴，則眾芳歇。

王嗣爽曰：此詩摹寫物情，一一從舟中靜看得之，都是虛景，都是設想，都是巧語，本大家所不屑為者，故云戲為新句，而纖濃綺麗，遂為後來詞曲之祖。按此詩戲為新句，皆從無情中看出有情，詩思之幻，當與昌黎毛

穎傳

泰觀

蓋世准曰：句不新，則詩朽；句徒新，則詩亡。苟非有日新之學問，日新之識見，而惟務新其皮膚，反致而目青黃。此又與於陳腐之甚者，題中下一戲字，有無限防閑在。楊德周曰：杜云：石出倒聽楓，葉下包何云：波影倒江。楓，杜云：黃門飛鞚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杜云：影遭碧水潛勾引，而孟郊云：南浦花飛亞水紅，得諸家闡明益見杜詩之妙。

奉贈蕭十二使君鶴注：當是大曆五年春作。詩云：蓋先為郎官，後出為縣令，在嚴武幕中，復為郎官，後在湖南，又為刺史矣。玩詩意，蕭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聞清塵。

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鳧聊暫出，蕭雉只相馴。首憶

往事嚴武兩鎮蜀，必蕭先在幕，而公繼入，是前後相間也。起草應幕府，乘槎應使臣，王鳧用縣令事，蕭雉用郎官

也。起草應幕府，乘槎應使臣，王鳧用縣令事，蕭雉用郎官

事蕭蓋先為郎而後貶為令也。朱注次公引唐志凡詔令皆舍人起草固是然此詩所云起草則以即官言之。盧諶贈劉琨詩自奉清塵於今五載。錢箋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入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隣聯翩匍匐禮門飛鳴車側。

意氣死生親張老存家事嵇康有故人食恩慙鹵莽鏤骨

抱酸辛。此記蕭君古誼。任安比使君孟母比嚴母聯翩

於趙武嵇康之託山濤稱蕭能保家而恤孤食恩二句公自謙不如也。原注嚴公既沒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

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聞焉及太夫人頊逝喪事又首

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知矣。漢書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祿秩與人將軍衛青等青故人門

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任安不去。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蔡邕陳留太守碑意氣精朗。翟公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晉語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注張老晉大夫張孟。左傳楚子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嵇康故人注見本卷前。阮嗣宗詩悽

骨猶言刺骨。鏤。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

軾且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記彼此出處之殊。夔龍謂蕭能濟世起

下鵬圖熊軾巢許謂已終隱遯起下蒼茫土木。書夔龍樂龍納言。莊子北溟有魚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海運則

將徙於南溟。趙注蕭為太守故惠。墳篋鳴自合金石瑩

能軾以移輪。晉書嵇康土木形骸。墳篋鳴自合金石瑩

去逾新重。聲。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

霑巾。記彼此交契之久。墳篋言聲氣初投起下羅江錦

水金石言信義益堅。起下結歡懷舊。詩伯氏吹塤

仲氏吹篪廣絕交論志婉變於墳篋。阮籍詩如何金石

友一旦更離傷。舊書羅江縣屬綿州。任叻詩結歡

十載生死一交情。莊子人生一世如白。曠絕舍香舍稽

駒過隙。潘岳懷舊賦涕泣流。曠絕舍香舍稽

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廻雁五湖春不達長。子兩。卿病從

來原憲貧監。平。河受貸粟一起轍中鱗。未乃自敘有望於

承曠絕回雁當春承稽留四句寫出貧病之狀使君倘能
 貸粟窮途庶涸鱗得以頓起也 不達謂蕭君未之知耳
 註家謂因不顯達而致病對下句不合 此章前後三段
 各八句中二段各六句 〇含香伏枕注皆別見 謝朓詩
 停驂我悵望 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曰昨周
 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轡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王嗣爽曰此詩以排律敘事融化古今
 條達流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

錄事參軍掌

之攝柳

丑森

州 鶴注當是大曆五年春作

邵注唐制諸州設錄事參軍掌

賢良歸盛族吾身盡知名徐庶高交

當作

友劉牢出外甥

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

此稱

而兼自傷 盡知名崔族多才出外甥感恩在舅下四歎窮老亂離陳訴甚悲 〇周禮以三德教國子二曰友行以

尊賢良

舊注

徐庶字元直其所交者諸葛孔明龐士元

司馬德操諸公蜀志徐庶與崔州平友善

世說王武子衛玠之舅

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丹

舟一作

鷓排風影林鳥反哺聲

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

此因

而作慰辭

江上指湘江排風謂風帆鳥反哺崔有母也

北至南征記其行迹公侯必復言當終貴盜賊指嶺南之

寇舊注誤云賊玠之亂春時玠尚未反也 〇謝朓詩江上

往離憂 東晉補亡詩嗽嗽林鳥受哺於子 晉書永嘉

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北至 勾漏引葛洪相方 郴州

楚辭洎吾南征 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郴州

頗涼冷榻井尚凄清從事

一作

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州勉其盡職也 遠注榻井不特切郴州兼切奉母同行

之意 此章前二段各八句後段四句收 〇神仙傳蘇耽

於山下鑿井種橘救鄉里之疾病者榻井在郴州城東蘇

耽之故宅今為觀希曰井水每酌則有金星云丹影如是

嘗在郴州目覩其實論語雖蠻貊之邦行矣左傳當官而行何強之有通鑑晉司隸校尉李喜亢志在公當官而行之可謂邦之司直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

韶州鶴注前韋迢湘潭寄杜員外詩云湘潭一葉黃蓋大曆四年秋矣此詩云為報韶州牧新詩時

寄將當是五年春作唐書高宗上元三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任土人而官或非才乃選郎中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唐會要開元八年八月移嶺南選補使於桂州

選去聲曹分五嶺使去聲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

佳聲斯一作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

賈裝魏往嶺南稱其才品選曹使者謂崔郎中才美紀綱謂魏判官山濤鑒承佳聲頌崔也陸賈裝承雅節

規魏也北史周宇文濬傳濬在選曹頗有時譽五嶺注見前震宇記湘潭湘鄉湘源是為三湘顏延之詩三

湘淪洞庭左傳紀綱之僕杜預左傳序包周身之防

啟事晉書山濤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為南越王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故人湖

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一作將而兼寄

韋也此章上八句下四句○將送也詩遠于將之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詩有南翁句故黃鶴編在大曆五年湖南詩內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論平

交翻恨晚卧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上四送趙之縣

下四敘述交情○史記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是重在寶也此借趙事以方趙令盧湛詩連

城既偽往荆玉亦虛還謝朓和伏武昌詩雄圖悵若茲

捕一縣花晉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朱注趙必官衡潭間故有落句

七字作主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

舊次在大曆五年潭

州作遠注豆盧峯有貽李員外子詩公和之而作同和也唐書世系表豆盧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賜為氏居昌黎棘城唐志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藩朝見之事屬禮部

煉一作鍊

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平聲

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

為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此

美員外父子煉金噴玉唯員外能有此子符彩聰明言

棐負才智夢蘭折桂言生質不凡經術羽儀言學堪用世

○吳越春秋干將與歐冶子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

而為劍杜定功曰穆天子東遊黃澤使宮樂謠曰黃之

澤其馬噴玉皇人壽穀歎噴同大宛兒大宛馬駒即汗

血馬也曹植七啟符采照燭符采猶云光彩左思蜀都

賦符采彪炳傅克輿馬賦符采橫發左傳鄭文公有賤

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藹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

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

名之曰蘭晉書謝學博多才武帝問曰卿才何如對曰

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沈約詩羽羽謝庭瞻不遠潘省

同搖漾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會于斯唱和去聲將雛曲田翁號鹿皮此結出和詩賓主四

指李員外潘省指豆盧家偕和峯作詩而公和之將雛謂

員外攜子而來鹿皮公自比遜世老人此章上八句下

四句○玉樹生於庭除引謝京語詳見二卷潘岳秋興

賦序余以太尉掾寓直於散騎之省晉書樂志吳歌雜

曲一名鳳將雛朱注此曲自漢至梁有歌今不傳鹿皮翁注見二十卷

歸雁二首鶴注當是大曆五年潭州作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上聲一一背音人飛

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音書元俗本浪語愁寂一作

故山薇首章見歸雁而切故鄉之思衡雁又歸在潭兩

山之慨黃希曰公在南而雁北歸故曰背人○蔡曰衡

陽有回雁峯雁至此不過遇春而回應瑒詩言我塞門來

土寺羊生

將就衡陽樓會稽典錄虞國少有孝行為日南太守嘗有雙雁宿止廳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江淹橫吹賦河中之雁一而學飛李少卿詩雙鳥相背飛顧注蘇武傳匈奴詐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詭言漢天子射雁上林得武帛書乃歸武則雁足繫書後人承訛襲謬耳謝靈運詩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

春陰暮江南日色薰從杜臆舊作曛傷弓流落羽行戶剛切斷不堪

次章傷歸雁而興飄泊之感違胡地去秋雁來別楚聞雲今春雁去過清渭來時所經起洞庭去時所歷塞北江南承上起下言當此春日而猶有傷弓流落羽行斷聲哀者皆窮途旅客所不忍聞也謝靈運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月令八月鴻雁來正月候雁北更羸引弓虛發而下雁出國策詳見十三卷史引虛弓而雁落人問之曰此雁傷弓也

江南逢李龜年朱注題曰江南必潭州作也舊編在大曆三年荆南詩內非是錢箋史

記王翦定荆江南地又項羽徙義帝於江南楚詞章句襄王遷屈原於江南在湘潭之間龜年方流落江潭故曰江南雲溪友議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李龜年奔泊江潭杜甫以詩贈之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

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此詩撫今思昔世境之離亂人情之聚散皆寓於其中明皇雜錄天寶

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安祿山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而龜年特承恩遇其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為人歌數闕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蔡曰雲溪友議李龜年奔江潭曾於湖南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国秋來發幾枝贈公多採摘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懃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維所作也舊唐書岐王範睿宗子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開元十四年病薨原注崔九即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舊書崔湜弟滌與玄宗款密用為秘書監出入禁中後賜名澄開元十四年卒世說過江諸人士寺羊主

新亭飲宴周顛中座而歎曰
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

黃鶴云開元十四年公止十五歲其時未有梨園弟子

公見李龜年必在天寶十載後詩云岐王當指嗣岐王

珍據此則所云崔九堂前者亦當指崔氏舊堂耳不然

岐王崔九並卒於開元十四年安得與龜年同遊耶

黃生曰此詩與劍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

欲絕見風韻於行間寓感慨於字裏即使龍標供奉操

筆亦無以過乃知公於此體非不能為正聲直不屑

耳有目公七言絕句為別調者亦可持此解嘲矣

小寒食舟中作

鶴注公在潭率舟居此當是大曆五

日誤蓋寒食次日也歲時記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寒

食據曆在清明前二日廣義法禁火三日謂至後一

百四日五日六日乃知小寒食是六日總在三日內

故云佳辰次日清明始有新火故食猶寒禁火則酒

亦寒故云強飲詩意甚明舊注引小至為證不知小

至亦至之次日添線飛灰舒柳放梅皆至後景物也

佳辰強

豈兩飲一作食猶寒隱去聲
兒蕭條戴鷓鴣春水船

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

平聲
娟娟戲蝶過

片片輕鷗下

去聲
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
平聲
直西一作北

是長安

上四寒食舟景下四即景感懷
朱瀚曰領聯分

目暗須於了無蹊徑處尋其草蛇灰線之妙腹聯與起下

二戲蝶輕鷗往來自在而雲山萬里空望長安所以對境

而生愁也首尾又暗相照應與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

參看篇中看字兩見亦無他字可代○莊子南郭子綦

隱几而坐趙注鷓鴣冠隱者之冠袁淑真隱傳有鷓鴣子

奮注引虎賁武騎之鷓鴣冠誤矣孫權與曹操戲春水方

生公宜速去陳釋惠標詩舟如空裏汎人似鏡中行

沈約詩落花霽似霧何遜詩新月霧中生鮑照詩娟娟

似娥眉注娟娟明媚貌梁元帝詩戲蝶時飄粉五六

以胡對悉本不可易朱瀚曰公父名閑故注家改閑為開

畢竟未妥閑閒同音異字何必避忌大學閒居孟子閒暇

細禮少閒與閑無犯枯樹賦片片真花鮑照野鵝賦

蔡琰胡笳雲山萬重今歸路遐古詩相去萬餘里

土詩作注

卷二十三

三

黃魯直曰：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此沈雲卿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乃祖述徐期語。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也。茗溪胡元任曰：沈雲卿之詩，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詩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語益工也。林時對曰：春水二句，非襲用前人句也。此用前人句，而以己意損益之也。又有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詩：雲白山青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范元實謂老杜不免蹈襲，其言過矣。

燕子來舟中作

鶴注：太曆四年正月，公自岳陽之潭州，五年春，猶在潭州。時率舟居，故於舟中兩見燕子。杜臆：出峽已三春，而客湖南，則兩春也。朱瀚曰：孤舟漂泊，惟有燕來，命題感慨。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

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君，一作室何異飄飄。

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貼

范德機云：善本水益露作貼一作落。

巾。上四客舟逢燕，下四對燕自傷。顧注：識主看人，世不憐公而燕獨相憐。巢室託身，公方憐燕而旋復自憐矣。

人情之不如也。○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文昌雜錄：燕以春社來，秋社去。謂之社燕。朱瀚曰：拈一新字，便生下舊今兩字。君室雖有所本，但此處當從君室為順。傅咸詩：長驅及居室。沈炯詩：處處此傷情。陸機詩：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何遜詩：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楊萬里詩：燕子無端貼水飛，本於杜句。

盧世淮曰：此子美晚歲客湖南時作。七言律詩，以此收卷五十六字內。此物連類，似復似繁，茫茫有身世無窮之感。却又一字不說出，讀之但覺滿紙是淚。世之相後也。一千歲矣，而其詩能動人如此。朱瀚曰：毛詩：燕燕于飛，下上其音。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為送別而作也。茲則對燕傷心，形影相弔。至於泣下霑巾，又何其蒼茫歷亂耶。篇中曰：銜泥起日去，俱就燕言。曰：識日看白語。曰：貼皆與自己相關，分合錯綜，無不匠心入妙。盧

元昌曰公詠雁則云傷弓落羽詠燕則云
穿花落水流落飄零之感俱情見乎詞

贈韋七贊善

詩云洞庭春色當是大曆五年在潭州
作鶴注唐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

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韋贊善必韋見素之
後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故詩云爾家最近魁三象
見素與公皆京兆人故又云鄉里衣
魁不乏賢若韋思謙父子乃鄭州人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時

論同歸

一作因侵

尺五天北走關山

一作河

開雨雪南遊花柳塞

悉則

雲

一作風

煙洞庭春色悲公子

蝦

吳作

菜忘歸范蠡

一作

萬船上四敘韋杜家世下則送韋而自慨也
魁三象韋里船世為三公尺五天杜同在帝京衣冠舊契如此今南
北去留不同故臨別傷心悲公子韋北還而不忍去范蠡
船公在南而不得歸也用開塞二字景象便有慘舒之
別也後漢郭泰傳林宗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
至河上朱瀚曰唐宰相世系表杜氏宰相十一人如海

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宗正倫鴻漸進韋氏宰相十四
人保衡弘敏方質貫之處厚待價巨源見素溫勃諸思謙
嗣立貽範昭度餘見史傳者不具載可見其盛
未央殿基在長安原注斗魁下兩兩相比為三台
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蘇城賦南馳蒼梧漲海北走
紫塞雁門陳子昂詩雨雪關山啼薛道衡詩城闕生

雲烟此謂楚之洞庭也張華曰陶朱公家在
華容縣故知非吳之洞庭演義春色指花柳楚辭思
公子今未敢言馬永卿懶真子曰嘗見浙人呼海錯為
蝦菜每食不可缺公詩風俗當園蔬即此意也杜預水災
疏當時魚菜螺蚌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舟昔范蠡乘
扁舟至此遇風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有范蠡魚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鶴注詩云故泊

曆五年潭州作其云春溪
把臂前蓋指去年之春

往別郁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憶

傷心處春溪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
復上四散而聚喜洞

上詩年注

卷二十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庭相見下四聚而復散傷百越遠行詩憶指寇君所寄
 者黃帽指舟人謂相候於水邊也顧注郇瑕晉地在平
 陽府猗氏縣詩云郇伯勞之蓋其國也魏畧殿中侍御
 史簪白筆側坐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幸毗曰此謂御史
 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今直備位但珥筆耳漢書注簪筆者
 插筆於首邵注御史所居之署謂之御史府楚辭日
 極千里傷心處廣絕交論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漢百越地即今廣東廣西趙曰漢書鄧通以權船人為
 黃頭郎注云土勝水故刺船之人皆著黃帽顧氏以黃帽
 為公自稱引前發劉郎浦詩黃帽青鞋歸去來為證謂待
 其再至也今按公在湖南急於北歸豈能久留以待其再
 來黃常明詩話南方人謂水為黃帽謂雲為袍車非遐征
 遠涉不能知也此又一說

朱鶴齡曰公哭韋之晉詩云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
 此詩云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則公十八九歲時嘗
 至晉州而年譜俱失書黃鶴謂
 公適郇瑕在遊齊趙時大謬
 入衡州鶴注大曆四年春公自岳陽至潭州如衡州
 以畏熱復歸潭潭五年夏臧玠兵亂故再入衡

州盧注公避亂入衡且欲出衡過郴以舅氏崔偉
 攝郴州也舊書大曆四年七月以澧州刺史崔璿
 為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五年四月璿為兵
 馬使臧玠所殺據潭為亂湖南將王國良因之而反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

去聲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

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此嘆天寶亂

興衰之運亦視帝王舉動何如耳此呼起下二句漢儀

言唐法胡馬言安史失律謂潼關不守清邊謂四方作擾

忍瑕垢謂主憂臣辱空金湯謂兩京俱陷重鎮指河北叛

將輕權慨制御無術體不一各自為政性所將不稟朝命

也○軍州大州之地必有統軍漢光武紀復見漢官威

儀○易師卦失律凶左傳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國策

權輕於鴻毛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兀者安堵

一作墻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

防怨刊作怒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

裳元惡迷是似聚謀一作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

殃烈火發中夜一作中夜發高燂燂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

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此慨崔瓘之賢死於兵亂

刺臧玠趙注苦節指崔元惡指臧而不知權寡妻四句見崔能愛民旌麾六句言不能恤軍

寡妻從郡謂瓘無姬妾之好兀者安堵能使殘疾者得

所此言其約已裕民防府庫謂吝賜予怨已而不量人

致將卒洵洵故崔以此為憂迷是似借缺餉以惑眾聽洩

○舊唐書瓘以士行聞蒞職清謹遷潭州刺史政在簡肅

恭守禮法將吏目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五年四月

會月給糧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幸

無事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搆亂犯州城以

殺觀為名瓘遑遠走逢玠兵至遂遇害

○易節卦苦節不可貞

注自崔為郡之後寡婦亦得其所如兀足者安於堵墻之

下不復驚動也此另一解按寡妻有兩說詩刑于寡妻此

在位之妻潘岳詩夫行妻寡此民間寡婦莊子王駘兀

者也兀則足漢高帝紀吏民皆安堵如故書民惟邦

本哀矜見論語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九歌令

怨已而治人劉峻辯命論福善禍淫

沅湘兮無波書聖有謨訓明徵定保銷魂避飛鏑累

徒虛語耳張尼

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

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

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音潮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

回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左一作在柳丑林切岸

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陣蔡作陣舊作名園花草香旗亭

壯邑屋烽櫓蟠杜田作城隍此敘倉卒避亂再入衡州也

上十句脫亂軍而入舟次下十

句

句

句

二阻北歸而往衡陽。杜臆逃難而兼攜妻孥尤見其苦。而以得免為幸。曰慙激昂恨不討賊。曰回剛腸含憤而行。華表以下遙望衡州之風景。人民甲兵城郭也。柳岸衡陽二句又伏下兩段。○漢書累足脅息。司馬遷傳隱忍苟活。丘陵歌。棘充路。張衡賦。翹遙遷延。蹶躡臨。成雨。王章傳。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宋之問詩。漁商汗。尤。或志。柳州西北至衡州界一百三十七里。則柳在衡之東南。故云左柳岸。唐書衡州倚郭為衡陽縣。說文。亭。郵表。徐曰。表雙立為桓。今郵亭立木交於其端。或謂之華表。朱注。韻會。碑增也。厚也。於雲鳥難通。公詩。共說總戎。雲鳥陣作陣字。是言華表之旁皆列雲鳥之陣。西京賦。旗亭五里。俯察百隧。旌旗亭市樓。沈佺。期詩。邑屋遺民在。遠注。檣城上守望樓。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去聲。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作者問。去聲。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長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

音鄙。臧氛埃。期必掃。蚊蚋焉。於處能當。此記衡州刺史而并也。上四敘陽濟才望。昨者四句敘到衡情事。劇孟四句敘蘇渙才幹。下四欲連兵以討賊。朱注。陽濟為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故以獨坐稱之。次公謂崔侍御渙者非。開瓊樹。公與刺史閒坐也。蘇渙少喜剽盜。善用白。祭。已。蜀號為白。距。故以劇孟白起比之。又公稱其詩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時。故以馬卿四賦比之。舊注以劇孟馬卿比刺史。非也。陽濟身為重臣。可云劇孟乎。時渙亦自潭州奔衡。公望當事。收而用之。及陽濟不能用。故又走交廣。而罹罪耳。朱注。唐書時澧州刺史楊于琳。道州刺史裴。亂。衡州刺史陽濟。各出兵討玠。故曰問罪富形勢。揚慎。曰。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二語。當一部兵志。○漢武帝制曰。舜遊巖廊之上。文穎注。殿下小屋也。演繁露。舜遊巖廊。李試義訓曰。屋重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峻廊。謂之巖廊。漢霍光傳。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石也。光武改御史長史。復為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位。皆專席而坐。京師號三獨坐。趙注。風霜御史之任。詩。安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孔融詩。高談滿四座。東。上詩詳注。

皆傳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余注
 羽觴之輕如鳥羽之飛也漢書劇孟以俠顯七國反時
 條侯乘傳東將至河南得之隱若一敵國司馬相如傳
 載子虛上林哀二世及大人四賦史記張儀願為門闥
 之斯史記白起者郤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楚拔郢
 遷為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管子形勢器械具四
 者備治矣易師出以律否臧凶橘一作井舊地宅仙山
 此言臧否懸絕故知能奏凱也編

引舟航此行怨一作暑雨厥土開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

書札光輝繁黃作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戶江總外家養

謝安乘興去聲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世

賢張子房原注彼柴荆寄樂音土鵬路觀翱翔此思柳州

及張勸欲往依親友也上四想柳州風土諸舅四句謂

崔偉見招江總四句感崔而傷已末四則兼美張崔厥

土指柳州剖符近崔攝州也外家養感舅德也乘興長將

赴柳也下流謂身居卑賤擇木愧不能見幾嵇叔夜自言

疎放張子房比勸多才鵬路翱翔崔張將有事功矣遠

注末句舊指衡州守非是衡州守前段已結不應再言

此詩是五排亦似五古公集中每有這種蓋亦做齊梁人

體也此章首段十二句中二段各二十二句後一段各

十六句後漢地志注柳縣南數里有馬嶺山山有仙人

蘇耽壇元和郡國志馬嶺山在縣東北五里蘇耽舊宅在

柳州東半里餘迹猶存書暑雨而怨咨詩以速諸舅

公有送二十三舅錄事偉攝柳州詩蔡邕表牧守宜藩

剖符數郡庾信詩故人倘書札陳書江總七歲而孤

依於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侯蕭勵名重當時尤所鍾

愛晉書謝安寓居會稽出則漁弋山水人則言詠屬文

無處世意司馬遷傳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楚辭

宗建中中以張勸為陝虢節度使王逸九思鸞鵬開路

今上林賦翱翔往來許彥昭曰杜詩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語甚悲昔

崩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當有味此而泣下者

逃難末云涕盡湘江岸當是避臧玠之

亂而作後漢劉平傳奔走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去聲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去聲

聲○此憶從前之難 杜臆上元二年公年五十時東川節度使段子璋反花敬定斬之兵不戢而大掠公率妻子以逃始則自京逃蜀既而在蜀又逃故曰南北逃世難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

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扶又切隨我回首共悲歎此記

日前之難 大曆五年公年五十九 賊玠殺崔瓘據州為亂此暮年衰病又挈妻子而逃也 曰四海曰萬里見隨地皆亂矣 回首悲歎 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 起下故國鄰里

涕盡湘江岸此為無家可歸而嘆也 此章首尾各四句 中間六句 班彪北征賦舊室滅以丘墟兮

白馬朱注編在大曆五年 為臧玠之亂而作也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即意氣今誰見近時

主將去聲戮中夜傷一作於戰喪去聲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此為潭州之亂死於戰鬪者記其事以哀之 馬帶箭而來則馬上者見害矣 蔡興宗曰主將謂崔瓘時為臧玠所殺也 喪亂死多門一語極慘或死於寇賊或死於官

兵或死於賦役或死於饑餒或死於奔竄流離或死於寒 著暴露唯身歷患難始知其情 狀○楚辭九歌涕淫淫其如霰

黃鶴曰商於即張儀欺楚之地唐為商州上洛郡史云 大曆三年三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此 為仲卿而作 朱鶴齡云鶴說似有據但三年春公自 峽之江陵商於在江陵西北不當云白馬東北來考九

域志衡州北至潭州三百九十里公自潭如衡則所見 之白馬為自東北來明矣 臧玠與達奚觀忿爭是夜以 兵殺瓘所謂中夜傷於戰 也 夢弼次公皆主此說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鶴注此 亦避亂

之衡州時作 中丞即陽濟時為衡州 刺史臺省諸公兼言裴虬楊子琳李勉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昨脫身亦奔竄平生

方寸心反當

從正異 舊作掌

帳下難

去聲

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

吾非丈夫

一作人

特沒齒埋冰炭

此潭州逃難而為憤亂之詞 湖外客衡在洞庭之

外戎馬亂指臧玠之兵方寸心謂疾惡之念帳下難禍起於部將賢良指崔瓘冰炭喻不平之氣○蜀志徐庶曰方寸亂矣後漢書韓遂為其帳下所殺相如喻巴蜀檄

觸白刃冒流矢漢書蕭望之傳注沒齒終身也淮南子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何承天

詩冰炭結六府憂虞纏胸中恥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

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漑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且

此舟中苦

熱而為白遣之語恥風疾不如姜肱遠遯也道邊人指夜中見殺者○姜肱傳桓帝嘗徵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

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私告其友曰今政在闡賢夫何為哉遠遁海濱賣卜

給食 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

半士卒既輯睦啟行促精悍

此嘉陽中丞與師討罪也權重足以按罪縣大足以由

兵輯睦精悍又足以殲敵制勝言此舉在所必克矣○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淮南王安書古者封內甸服封外

侯服原信平鄴表入商郊而問罪左 似聞上游兵稍

逼長沙館隣好去聲彼克修天機自明斷丁亂南圖卷雲水

北拱戴一作載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去聲○此喜裴道州助兵

會討也道州在潭之西南乃湘水上流隣好稱裴之義明斷稱裴之勇南圖北拱言南靖湖湖北尊天子也○項羽傳古之帝王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傳咸樂府聰鑒盡

下情明明綜天機世說王右軍稱揚朗曰世彥器識盡致才隱 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平聲何激

明斷 衰懦奴亂切偏裨表三上時掌切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去聲

回首增憤惋此惜楊澧州黨惡而沮兵也驅馳謂中丞

遣使連兵數公子指裴虬李勉楊子琳上游敘地端公敘姓於楊則隱諱其詞而歸罪於偏裨然日鹵莽同一貫則楊當並分其過矣日始謀誰其間則當時縱

上平聲

惡之罪，楊亦無所逃矣。錢箋：唐時藩鎮有事俱用偏裨，將上表假衆論以脅制朝廷。通鑑謂楊子琳起兵討玢，取賂而還，此咎其信偏裨之說。釋兵不問也。○戰國有四公子能連兵救難，故用數公子。劉琨勸進表伐叛以刑。○文心雕龍：聲節哀急，激衰懦言，懦夫猶當激動。○在昉表毀譽一貫。錢箋：以始謀誰間為追咎。杜鴻漸誤。○冥越春秋情。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憤惋兮誰識。

焉於虔得算王室不肯微凶徒畧無憚此流須卒子聿切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歎，終以靖亂之事，望諸李端公也。守土之臣為偏裨，迫脅事每牽制。李公官方素著，必能變通出奇，其所謀畫豈同凡算，斷不使王室終微。賊徒恣橫也。杜臆：勉本宗室，故有資強幹之語。盧注：扣寂賦詩一章，煩襟長歎之詞。皇天實鑒臨之，蓋呼天以誅賊也。此章首尾各十句，前二段各六句，後二段各八句，自中丞以下四人各為一段。舊註未見分明。○漢書：敘贊河間為漢宗英。梁邵陵王表：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李端公舊注：此云李端公時在廣州招討馮崇道，朱濟時之亂遣兵赴難。

史不及書，朱云考史勉鎮嶺南，已兼御史大夫，不當更稱端公。優孟歌奉法守職。抱朴子：識變通於常事之外。楚辭：外迫脅於機臂兮。陳琳檄時人迫脅。梁武帝孝思賦：凶徒疑駭，相引離散。詩：國既卒斬，道德經：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西都賦：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文賦：叩寂寞而求音。周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序：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鶴注：當是大曆五年初夏，衡州作裴時為道州刺史，與討臧玢之亂，故有行營。邵注：通典：唐侍御史凡四員，內供二員，號為臺端，他人稱曰端公。

南紀一作極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憑雷殷上聲長空，面水一作文雨來銅柱北。應平聲

一作洗伏波軍。首聯為江雨發端，行地之日流光在野，陰閣而隱隱雷動，面空而點點波文，陰且雨矣。末用伏波軍，乃借形語。此銅柱在衡陽，不在交趾也。○田氏曰：南紀分上寺羊主。

野名廣天文志循嶺繳達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彝也舊引毛詩南國之紀非顏延之詩春江壯風濤唐太宗詩陰晴衆壑殊釋惠標詩丹霞拂層閣碧水泛蓬萊詩殷其雷言雷聲隱隱也曹植霖潦賦聽長空之淋淋梁元帝詩風送水文長

洗兵雨出說苑注見六卷

胡夏客曰篇中言江閣言對雨言懷裴言行營凡題所當發者詩皆一一拈出可想詩家作法黃生曰詩眼

貴亮而用線貴藏如何氏山林之五滄江碣石風笋雨梅銀甲金魚皆散錢也而以一興字穿之是線在結也

如秦州遣懷霜露菊花斷柳清笳水樓山日歸鳥棲鴉亦散錢也而以愁眼二字聯之是線在起也此詩地日

山雲雷散水文亦散錢也而以陰晴二字

楊萬里曰杜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古人語者如武侯廟詩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本何遜

行孫氏陵山鶯空樹響隴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本何遜自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

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更勝庾信云永韜三

尺劍長卷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於庾矣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鶴注當是大曆五年之衡山時

作唐書禮樂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開元二十七年諡文宣王

旄頭彗紫微無復扶又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

嗚呼已十年儒服傲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從學

廢敘起杜臆自安史亂後人皆棄文就武公詩嘗云壯

極矣晉天文志昂十星天之耳也又為旄頭星旄頭

妖星紫微帝宮彗掃也俎豆事出論語詩序青青子

日夫子之服其儒服與記儒行哀公問於孔子我行洞庭野歛

得文翁肆僣僣戶即若舞風零至周室宜中竹仲

與孔門未應平聲棄是以資雅才煥一作然立新意衡山雖

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

記衡山孔廟而歸功陸宰

上四言樂育人才中四言有關國運下四言留意斯文

文翁指宰周室比唐恢大義謂恢廓文廟根源舊宮謂

幸從宮墻而出能追念本源也謝眺詩行道儒肆招

魂往來使使注注使使衆多貌書疏胄子天子元子以下

至卿大夫子論語疏雩者祈雨祭名使童男女舞之因

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故曰風

乎舞雩北史文苑傳高視當世連衡孔門前漢畫杜

鄰子林清靜好古有雅才劉歆移太常書夫子沒而微

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此詩正指建學為大義傅亮表

首倡大義興復王室此特借用之朱注以討臧玠為唱義

非也若果如其說則當大書特書不應只一語講堂非曩

輕點詩闕官有餘注闕閉也言無事而閉

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萬百一作人墻隅亦淡邃何必三千

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輓

轡凍階阼音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方未切記新修

學堂而化被諸生

上六見堂宇寬濶下六見堂前幽勝三千徒與讀書

聲相應言文德宜足銷亂而聲帶殺伐者時經臧玠之亂

也杜臆下二句暗用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音後漢

翟酺疏光武初興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水經注文翁

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永平後學堂遇火後守更

上寺羊主

卷二十三

三

異

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此題詩以誌盛事延歸望國學

於潭亂共風味親挹講壇也吳論采詩雖無其人而載

筆尚堪記事欲勸後人之修舉不墜耳舊注謂備國史失

墜非也此章首尾各八句中二段各十二句史記子

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索隱西河在河東郡之西界

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一作嘗紀異高

上寺羊主

卷二十三

三

異

蓋近龍門世說王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晉劉遺民書企
懷風味鏡心象迹 前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 記史
載筆士載言 揚德周曰此句隱然有文獻之
思即詩史二字之始 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

去聲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

一日時屬音江漲泊於方田 唐書耒陽縣屬衡州

縣東為名西北至衡州一百六十八里 鶴注 柳水入衡

與耒陽皆在衡州東南衡至柳四百餘里柳水入衡

公初欲往柳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

也蓋沂柳水而上故詩云方行柳岸靜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一作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

昨見狄相去聲孫許公人倫表前朝 音潮蔡作翰林後屈跡

縣邑小 此接聶令書稱其家世才望 陸機文賦承綿邈

其姊罌伏尸哭極哀死政之傍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

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狄相孫謂人傑孫兼暮 爾

史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 趙注聶 知我礙湍濤半

之祖父必嘗任翰林之職故有前朝句

旬獲浩淼 玉篇以 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

仰羨鶴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 普沼切 此阻水

遺 知戎二字貫下五句 上林賦浩淼潢漾 注皆水無

際貌 張衡詩鬱鬱不得志 詩憂心悄悄 蜀都賦猿

狄騰希而競捷 矯矯翼而飛也 過于宰羊則知舊傳

致牛肉白酒者為是 曹植詩烹羊宰肥牛 酒清日醪

曹植酒賦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醪 麾下殺元戎湖邊有

清七政乃有春清醪酒康狄所營 麾下殺元戎湖邊有

飛旄 二句舊在 方行柳岸靜未語長沙擾 二句舊在 人非

西論蜀興 去聲 在北坑趙崔師乞已至澧 音 卒用矜少開罪

消息真開顏憇亭沼 此以討賊除亂遣懷作結 湖邊旄

上詩詳注

卷二十三

三

臧玠之徒非可檄諭必盡坑之乃快耳時楊子琳已受臧
 玠之賂故其卒矜少憇舟亭畔待捷音也亭沼指方田
 驛此章上二段各八句末段十句結○漢書唐蒙通夜
 即徵發巴蜀吏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使相
 如作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也史記秦白
 起破趙坑其降卒四十萬人原注聞崔侍御泚乞師於
 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楊中丞琳問罪將
 士自灑上達長沙矜少矜惜而兵少

胡夏客曰詩云湖邊有飛旄此語遂成詩識公大曆五
 年歿於未陽四十年後公之孫嗣業能自豫至楚迎魏
 歸偃師首陽山前求宰相元稹為墓誌此其
 家不衰校李白僅二孫女為農家婦者愈矣
 新唐書本傳甫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未陽嘗游岳廟
 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未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
 而還明皇雜錄杜甫客未陽遊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
 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嘗饋牛炙白酒後漂寓湘潭關
 驛旅惟悴於衡州未陽縣頗為令長所厭甫段詩於宰
 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遺甫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
 有贈聶未陽詩也王彥輔塵史世言子美卒於衡之
 未陽寰宇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唐書稱未陽今遺

白酒黃牛一夕而死予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大曆三
 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荆南徒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
 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
 玠之亂倉皇往衡陽至未陽舟中伏枕又畏瘴復沿湘
 而下故有回權之作又登舟將適漢陽云秋帆催客歸
 蓋回權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又繼之以暮秋將歸秦
 畱別湖南幕府親友詩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
 得卒於未陽即以元微之墓誌及呂汲公詩譜考之其
 卒當在潭岳之交秋冬之際但詩譜云是年夏卒則非
 也鶴曰謝聶令詩云興盡本韻又且宿畱驛亭若果以
 飲死豈能為是長篇又復游憇山亭以詩證之其誣明
 矣舊書本傳甫遊衡山寓居未陽永泰二年啗牛肉
 白酒一夕而卒元稹墓誌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
 殯岳陽錢箋兼採傳誌謂公卒於未陽而殯於岳陽遂
 力掃呂汲公王得臣魯豈黃鶴之說今按新舊二書雜
 採傳聞於本傳誤書二事謂嚴武欲殺公以母命往救
 而免此新史誣之於生前也謂啖牛肉白酒飽飲而卒
 未陽此舊史誣之於歿後也錢氏箋杜引洪容齋之論
 其於欲殺之疑能剖白生前獨未陽一案乃偏信舊史
 聽其誣枉於死後可乎况公卒於大曆五年而史謂永

秦二年年次既屬差訛則記事安得真確今即以公詩證之長沙送李衡云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年秋自乾元二年同谷逢李至大曆五年之秋為十二秋又風疾舟中伏枕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自大曆三年春杪出峽赴湖南至大曆五年之秋凡歷三霜據此則未陽之後深秋尚存安得謂歿於夏時乎今不信親筆之詩詞而信史家之問見此亦讀書不具眼之過也又唐人李觀作杜傳補遺謂公往未陽聶令不禮一日過江上洲中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為驚湍漂沒其尸不知落於何處洎立宗還南內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牛肉白酒脹飲而死葬於此矣此欲雪牛酒飲死之冤而反加以水淹身溺之慘子美何不幸罹此奇禍且考泰陵升遐以及少陵逝世其間相去十載補傳顛倒先後是全不見杜詩年次者元賓博雅人豈肯為此

不根之說乎此必後人偽託耳

黃生曰未陽一案聚訟紛紜錢箋獨謂卒於未陽殯於岳陽按未陽之卒出新舊唐史岳陽之殯出元稹墓誌錢氏乃兩存其說而又謂明皇雜錄亦與史合遜盡抹諸家辯證之說其實非也未岳兩地懸絕更隔洞庭一

胡卒此殯彼理不可信徒作騎牆之見耳且史文所書牛酒飲死之說實採之雜錄錄敘此事而終之云今集中猶有贈未陽詩此正因詩題致酒肉療飢荒江之語文飾而成其事小說家伎倆畢露今顧謂錄與史合豈知史正承錄謬耶夫本傳既難憑信猶賴元誌中載殯岳陽四字足為回棹登舟發潭過湖諸詩佐證而錢氏必為未陽爭一杜公遺

琬其智不反出宋人下哉

迴棹 此詩舊編在大曆五年黃鶴疑詩中不言臧玠不果而竟留於潭也今按杜詩凡紀行之作其次第皆歷然分明不當以欲行未果之事載之詩集考臧玠之亂在四月公往衡山過未陽俱在夏日此云火雲垢膩殆未陽迴棹而作詞不及憂亂者前後諸詩已詳不必每章叠見也還依舊編為當

宿昔試一作世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為客費多年

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一作舊俗有跡負前賢

巾拂那關眼瓶鼻易去聲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音東雨衰沉一作

塵其雨切飯尊添滑端居茗續煎此厭衡山之熱而欲

答語平時安命雖專己自私猶知畏天今以謀生之故而

頻作客遊漢愧不能安命矣且衡岳間地氣人情如是皆

前賢所絕跡不至者乃浪迹於此是負前賢矣無凡案故

巾拂不用多飲酒故瓶鼻滿船火雲凍雨晴兩皆帶鬱蒸

尊英性寒續茗解熱也前咏懷詩云衣食相拘闕即所

云勞生繫一物趙注謂勞生之人不免繫着一物是也錢

箋云繫一物言此生猶一物耳於下句不相接○試嘗也

漢地理志承陽縣屬長沙國在承水之陽故名讀若蒸

元和郡國志衡陽城東傍湘江北背蒸水寰宇記衡州衡

陽縣蒸水源出縣西名蒸水者其氣如蒸也舞鶴賦由

拂兩停丸劍雙止謂瓶之馨矣維疊之恥淮南子旱

雲州火爾雅凍雨乃夏日暴雨袁霑也沉綿病也

薛夢符曰茶錄潭邵之開渠江中有茶鄉人每年採擷其

色如鐵芳香異常黃希曰昔嘗官柳見其風土唯尚煎茶

客至繼以六七則知茗清思漢水上涼憶岷山巔順浪翻

堪倚廻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

茅茨寄短椽灌園曾音層取適遊寺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

名一作功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此欲託迹襄陽

也清涼之地可以避暑且自衡廻潭舟行下水故順浪

而省牽杜碑王井皆襄陽遺蹟几杖茅茨思卜居其地灌

園四句甘為遜世篙師二句結出廻棹灌園遊寺暗使

故事漁父魯連明用古人趙曰滄浪漁父隱不求名仲

過洞庭湖

潘子真詩話元豐中有人得此詩刻於洞庭湖中不載名氏以示山谷山谷曰此子

所號離垢園易寒泉之食

仕居東林寺於山北構園一

真高人矣南史梁劉慧嘗游匡山遂有終焉之志因不

去為人灌園晉書邵續灌園鬻菜以供衣食石勒嘆曰此

立萬山之上一沈萬山下潭中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王粲井注見九卷高士傳陳仲子辭楚相與其妻逃

美作也。今蜀本收入。大曆四年夏公在潭州。此當是五年夏自衡州回棹重過洞庭湖而作。今據鄭印編次為正。或疑公卒於未陽不應又作此詩。不知未陽之卒原未可憑。而此詩之精練非公斷不能作。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

一作擁

白沙護堤

一作江

盤古木迎權

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檣

一作收帆

畏日斜湖光與天

遠直欲泛仙槎

一作雲山千萬疊低處上星槎。上四洞庭之景下四舟過湖中。

青草湖白沙驛

皆地名。青草包於蛟室之外。故曰圍龍堆。藏於白沙之中。故曰隱。吳論護堤承沙迎權承湖。夏則南風司令而日色可畏。天遠無涯。乘風之興未已也。洞庭記楊子洲常苦蛟患。昔飲飛入水。斬蛟而去。名勝志。洞庭君山有八景。一曰射蛟浦。相傳漢武帝登是射蛟。因名。一統志。金沙洲在洞庭湖中。一名龍堆。延袤數里。白沙驛。注見前。君山多古木。少草。字書。權舟傍撥水者。短曰檣。長曰權。岳陽風土記。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鴉。無敢弋者。唐張裕送韋整尉長沙詩。風帆彭蠡疾。雲水洞庭寬。木

需登董監廟詩

神鳥

慣得商人食。飛趁征帆過蠡湖。吳江

周象曰。神鳥在岳州。南三十里。羣鳥飛舞舟上。或徹以碎

肉。或徹以荳粒。食葷者接肉。食素者接荳。無不巧。中如不

神也。左傳。趙衰冬日之日。趙盾

夏日之日。注。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詩言破浪回檣已。是放舟湖中矣。故落句云。湖光天共

遠直欲泛仙槎。言水濶無際也。若云。雲山于萬疊低處

上星槎。句雖雄壯。却似初下船語。與上文

氣不接。新安黃白山。却以後語為佳也。

登舟將適漢陽。此詩王彥輔鄭昂魯嘗皆謂作於大

舟而不果行者。無據。元和郡國志。武德四

年分沔陽郡於漢陽縣。置沔州及漢陽縣。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

首敘

景事。春宅。秋帆。就潭州。生理飄蕩。叶他。拙有心遲暮違

言庭蔬承宅浦浪承帆。

中原戎馬盛遠道素

書稀塞雁與時集

檣鳥終歲飛鹿門

杜詩詳註

卷二十三

臣

白此往永息漢陰機不能北歸而思漢陽也。公寓宅潭州。欲歸兩京。鹿門在襄陽。漢陰近漢陽。蓋將自潭州至漢陽。轉襄陽。度洛陽。而返西京也。此章上四句。下八句。○古詩中有尺素書。鹿門龐公隱居處。莊子漢陰丈人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息機忘機也。震字記。漢陰城在穀城縣北。

暮秋將歸秦雷別湖南幕府親友朱注北詩王彥輔黃鶴皆以為作於

五年故有公卒於潭岳間之說

水濶蒼梧野樊作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

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一作憫傲貂

裘上四暮秋將歸。下四雷別親友。黃生注一見地二見時三四輕接起聯五六直趨尾聯故俱不甚用力用力

在一起一結極其精猛。顧注奮解謂蒼梧白帝皆公經歷之地。公實未嘗至蒼梧也。此言湘江之水甚濶。直接蒼梧。潭州圖經謂其地有舜之遺風。白帝司秋。蓋言暮秋時

今如望嶽詩云高尋日帝問真源黃生注途窮在水濶

之處身老如暮秋之景二句亦用暗承有十如少陵使其窮老江湖雨雪傲裘落落寡偶大府諸公亦不得辭其責矣。然語却含蓄蘊藉。○謝朓詩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顏延之詩途窮能無慟。酈吏傳郵都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通鑑注唐時巡屬諸州以節度使府為大府亦謂之會府。班固奏記才能絕倫。晉書文立傳。程瓊雅有德業。詩雨雪霏霏。

長沙送李十一銜此詩黃鶴編在大曆五年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

與讀平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讀於愧尚方

曾音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讀堅存膠漆應平難並一

讀伊真切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上四敘別後情事下乃感李而惜別也即官遙受不如賜履入朝南楚浪遊有似登樓寄慨此十二年來行迹也

土寺羊生

卷二十一

三

膠漆難並謂氣誼過人泥塗晚收謂窮老莫振二句賓主對舉故下用李杜雙承朱瀚曰雲菊離憂別景別情一語盡之。尚方賜履用王喬事詳見四卷。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今曾何足以少留。後漢陳重雷義交誼至篤時人語曰膠漆雖堅不如雷陳。左傳趙孟謝絳縣老人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顧注晚收謂從此收拾也。後漢黨錮傳杜密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注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荀勗表非臣駕閣所宜忝竊。褚曰馬賦望朔雲而蹠足。庾信詩菊寒花正合。謝靈運詩望空離憂離別生憂也。洪容齋隨筆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為相守正為梁冀所殺故椽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歸宦官白馬令李雲上書有帝欲不諱之語。桓帝震怒逮雲下獄弘農五官掾杜眾上書救願與同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為李杜。又李膺杜密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又李白杜甫韓文公稱曰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几四李杜云。胡應麟曰李杜甫外杜審言李嶠結友前朝李荷隱杜牧之齊名。魏季咸稱李杜是唐有三李杜也。又杜贈李衡有李杜齊名真忝竊之句。衡亦當能詩也。

律詩忌平頭謂各句第一二字不宜同聲相犯須平仄間用方合於法。此詩八句皆用仄聲字起亦犯平頭但思少陵詩家之祖應無此病。及考古韻與遠久一四字俱可叶平聲則八句亦錯見四平四仄矣。作家固有變通也。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此當是大

曆五年冬作。按本傳及年譜但云公卒於秦陽而不載其時月。今以是詩考之蓋卒於五年之冬矣。觀此詩歲陰冬炎語可見。詩譜謂公卒於夏減却少陵半年之壽為可恨也。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

從風疾敘

起。身疾而氣失調故難製律。彈琴錯管承律傷心承琴。以爲黃鍾之宮製十二筩以聽鳳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桓譚新論神農始削桐爲琴。

〔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聖賢名古邈音羈旅

根半死半生半死心借琴以喻已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一作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

仲宣襟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陰水鄉霾白屋一作楓岸

壘一作青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淫鼓迎非一作祭鬼

彈去聲落似鴉禽以下四段皆伏枕書懷此記湖中景物

見參東方將明也馬融王粲皆異地思鄉者寒望歲陰言

冬令水鄉颯岸言山水炎瘴滯淫言氣候之殊祭鬼落鴉

言土俗之異陸機詩後途隨年侵杜臆漢陽在潭岳

東北公將適漢陽故瞻依在震震東北方之卦也舊指震

澤於洞庭遠隔矣鮑照詩曉星正參落杜臆馬融長

笛賦序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公

去京師久故云王粲登樓賦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

而開襟公病畏熱故用其語顏延之詩故國多喬木空

城凝寒雲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

〔岳陽風〕

土記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將扇震雷暴雨如中州

六七月間吳均詩濛濛秋雨映張載詩初為三載別

於今久滯淫風上記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興

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塲莊子見彈而思鴉多興

去聲盡纔無悶愁來遽不禁平生涯相泪沒時物正一作蕭

森疑惑樽中弩淹雷冠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

狂走終奚適微才謝所欽吾安藜不糝汝女貴玉為琛

烏几重重聲縛鷄衣寸寸針此因漂泊而迴往事也興

弩身多病冠上簪帶官職也牽裾投閣指救房瑄事此公

奔走竄逐之山所欽謂湖南親友汝貴承所欽見其榮顯

吾安起几衣自敘旅窮也世說王子猷興盡而返夏

遜世無悶又唯其時物也張協詩荒林鬱蕭森風

俗通應彬為汲令請主簿杜宣飲酒北壁上掛赤弩照於

杯中影如蛇宜惡之及飲得疾後彬知之延宣於舊處設

酒因謂宣曰此乃弩影耳宣病遂瘳與樂廣同冠上簪

謂朝簪牽裾用魏辛毗事注見九卷子雲被收本為

土寺羊主

劉歆子棻獄辭連及今云為劉歆借用以起韻耳易林
 狂走蹶足陸機贈兄詩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
 子孔子藜羹不糝晉書太守馬岌造朱纈不得見銘於
 壁曰其人如玉為國之琛鳥凡注見十三卷孫卿子
 子夏貧常懸哀傷同庾信述作與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
 鶉衣於壁

楚戶砧叨陪錦帳坐久放上白頭吟反撲時難遇一作
過非忘

機陸易音沉應平過平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此蜀楚浪遊
之迹

言謂均遭喪亂異陳琳謂不草書檄十暑三霜通計行踪
 錦帳即官所坐放吟傲古而吟時清難遇隱似陸沉歎身
 世也分米贈金蓋親友所惠者庾信哀江南賦序信年
 始二毛卽逢喪亂親是流離至於暮齒賦云天意人事可
 為凄愴傷心者矣魏文帝與吳質書斐然有述作意
 魏志曹公疾發卧讀陳琳所作翁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沈佺期詩三霜弄溟島史記楚雖三戶
 錦帳見漢百官志淮南子已離已琢還反於撲深日即官有
 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史記東方朔坐席
 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鷓鴣賦上林不過一枝舞

食不過數粒後漢王密懷金遺楊震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遂不受四知金言金之

廉潔音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瘞

異音天追潘岳持危覓鄧林蹉跎翻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

蘇張舌高誇周宋鐔音尋此衰年留滯之感歸計不

前羈旅病侵瘞天痛兒女之亡鄧林謂老行須杖翻學步
 不能隨俗而趨感知音窮途幸逢親友也蘇張二句謂諸
 公謬加獎譽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因病服
 封猶增也漢書外戚傳霍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
 藥行以直導之潘岳西征賦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黃鶴以瘞
 衍投毒藥以飲許后有頃曰我頭涔涔也藥得無有毒乎
 天為堊宗文山海經夸父與日逐走道渴死棄其杖化
 為鄧林莊子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失其故步直匍匐
 而歸耳魏文帝與吳質書伯牙絕絃于鍾期痛知音之
 難遇史蘇秦傳今子舍本而事口舌張儀傳視吾舌尚
 在否莊子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衛
 土寺羊主

為春周宋為鐔韓魏
為銛說文鐔劍鼻也
納流迷浩汗峻趾一作址
得欵音欵 欵音

城府開清旭松筠一作篁
起碧潯披顏爭倩倩逸足競駸駸

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
此稱美幕府親友也 杜臆納

攀朱注城府松筠言幕府所在披顏逸足言歸往者多

遠注朗鑒二句感親友待己之厚○世說謝萬經曲阿

後湖曰故當淵注淳着納而不流孫楚書三江五湖浩

汗無涯魏都賦藐藐標危亭亭峻址 魯靈光殿賦嶽

峯離樓晉張載傳伏死嶽峯之下 楊師道詩聯翩度碧

澤倩倩笑容詩巧笑倩兮 徐幹中論馬雖有逸足而

不閑輿則不為良駿詩載驟駸駸 陸機詩朗鑒豈虛

假取之在傾冠存是存問之存 論語古之愚也直

左傳皇天后土實聞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

此言詩照臨下土潤干戈北斗淡畏八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

聲動至今此慨歎亂離時事也 公孫侯景指當時叛將

憂戰血軍聲傷南北兵亂公孫恃險應指蜀中事永泰

元年崔旰殺郭英據成都大曆四年楊子琳殺夔州別

駕張忠據其城有似公孫述之恃險也○南史侯景與慕

容紹宗戰敗渡淮紹宗追之景使人謂之曰景若就擒公

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滅珍殺崔瓘三州刺史合兵討之楊

子琳受賂而還與紹宗之縱侯景無異故云未生擒玉

臺新詠劉勳妻王氏詩千里不睡井况乃昔所奉金陵記

南朝計吏止於傳舍將去以剗馬草瀉井中謂無再過之

期矣不久復至汲水遞飲遂為昔時之剗刺喉而死故後

人戒曰千里井不瀉劉諺云千里不反唾唾乃剗字之訛

州揚雄傳贊箴莫善於虞箴故作州箴唐書大曆四年

冬十一月吐番復寇靈州又馮崇道朱濟時反廣南故有

干戈北斗戰血軍聲等句韓信傳兵固有先聲而後實

者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一作還任平家事丹砂訣無成涕

作霖未敘窮老無聊之况 尸定解將死道路力難任不

矣復遠行丹砂未成則內顧無策結語蓋待濟於諸公

後兩段各八句排律整齊集中類然○晉中興書葛洪止

十詩羊主

羅浮山中煉丹在山積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岱書云當欲
 遠行岱得書狼狽而往洪已亡時年八十一顏色如平生
 體亦軟弱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尸解得仙後
 漢方技傳注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許
 靖汝南入依吳郡走交州後入蜀為太傅年踰七十
 訣謂點化黃白之術後漢丁鴻傳不以家事廢王事
 此詩作於未陽阻水之後其不殞於牛肉白酒明矣但
 云葛洪尸定解蓋亦自知不久將歿也編年者當以此
 章為絕筆黃鶴曰元稹墓誌云嗣子宗武病不克葬
 則宗文為早世矣考大曆二年熟食日有詩示宗文宗
 武是明年出峽二子尚無恙也意是年春自潭之衡時
 乃喪宗文公在衡畏熱舟復回潭故下句又用馮死事
 公與聶令有舊當是瘞宗文於耒陽後人遂誤以為公
 墳耳今按宗文若卒於湖南應有哭子詩集中未嘗
 見亦黃氏意擬之詞耳

杜詩詳註二十三卷終

